

# 交通站的故事

JIAO

TONG

ZHAN

DE

GU

SHI

# 交通站的故事

原著 峻 青  
改编 大 鲁  
绘画 华 三 川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**【内 容 提 要】** 抗日战争时期，一个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姜老三，冒着生命危险，秘密地接待和护送南来北往的同志。他对党忠心耿耿，不计个人得失，满腔热情地爱护自己的同志，爱护党的事业。最后，不幸被叛徒出卖，为了保护党的负责同志安全转移，他 英 勇 地和敌人同归于尽。



( 1 ) 1942年的夏天，组织上要我到胶东军区去学习。敌工科长特地向我介绍，说此去要经过投降派赵保元的地区，他们正在疯狂地搜捕我们的同志，要我多加小心。





( 2 ) 接着，他介绍了这条线上我们的秘密交通站，又说：“交通站的同志都是久经考验、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，特别是高坡村的姜老三，你找到他就保险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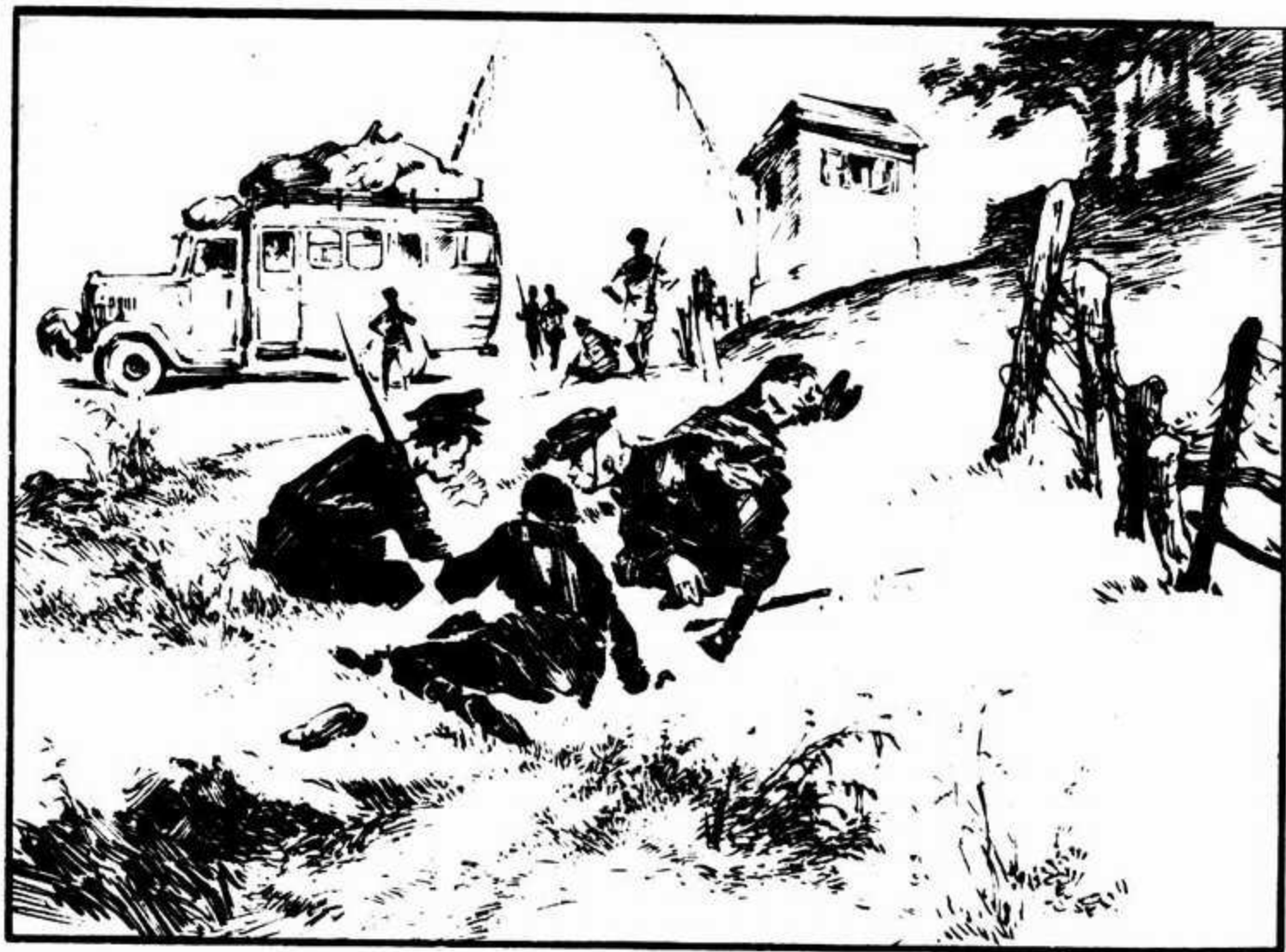


( 3 ) 说实话，当时我心里实在有些紧张。那时我参加革命不久，没有经过严重斗争的锻炼，更没有单身走过敌占区。因此，我一面拾掇行装，心里总有点惴惴不安。



( 4 ) 我化装成一个商人，带着青岛某日本洋行的假身份证，搭上了烟青公路的长途汽车。





( 5 ) 开始时，路上还算顺利，虽然也停过几次车，但随即放行了。这是因为投降派赵保元的部队，对从敌伪占领区来的人，大都盘查不甚严格。



( 6 ) 但是我听到同车的老乘客们讲，越往东走，盘查得越紧，特别是接近根据地的边沿区。



( 7 ) 因此，我决定去高坡村找姜老三。汽车到达海阳车站时，我下了车。





( 8 ) 高坡村离海阳约廿里。我一路打听着的，向高坡村方向走去。越往前走，赵部的队伍和便衣越多，这些家伙，一个个象猎狗一样瞪着眼，拦住行人搜查。



( 9 ) 我看见有好几个人被他们带走了，还有两个庄稼人被他们打得满口出血，躺在路旁。



(10) 走到五龙河岸的时候，还看见两具血淋淋的尸首躺在沙滩上面。有几个大概是死者的家属，哭哭啼啼地在搬尸……情况确是异常紧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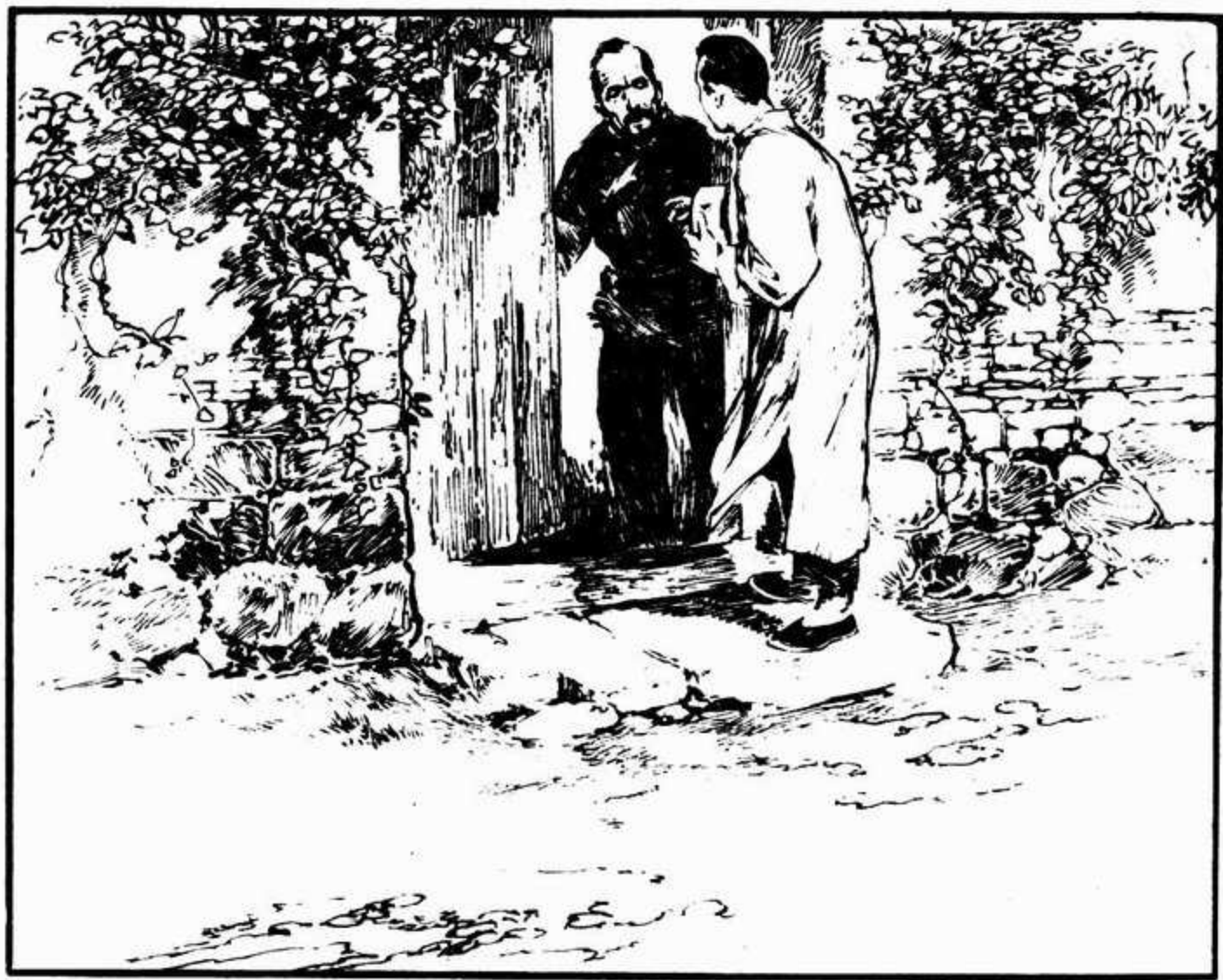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(11) 黄昏时分,我到了高坡村。在紧靠河边的村头上,找到了姜老三的住屋。一棵伞似的柏树,从围墙里挺出来,笔直地耸入天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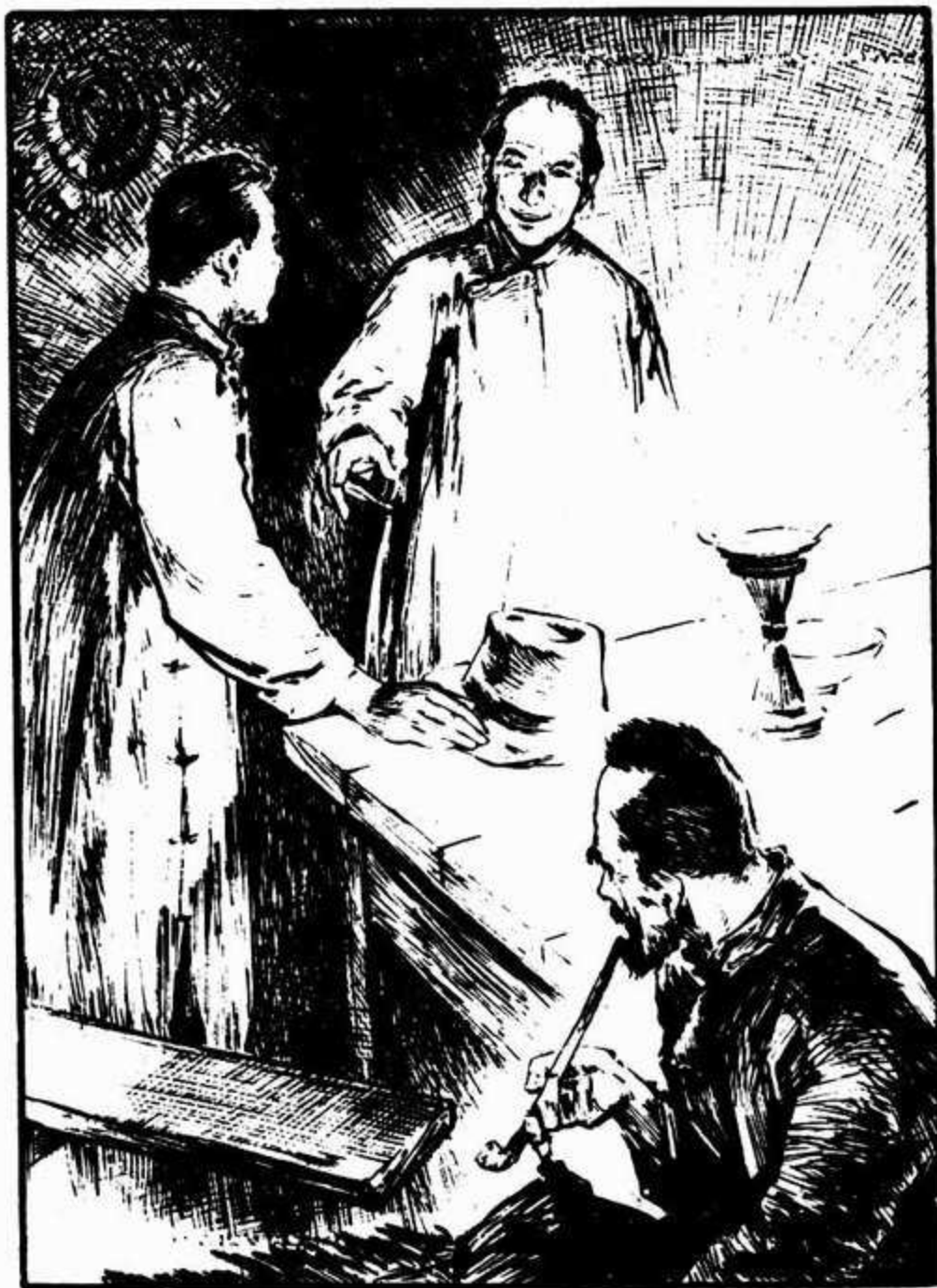


(12) 砖砌的门楼上，爬满了绿叶茂密的葫芦藤。看到了这葫芦藤，我心里高兴极了。这是一个表示交通站安全无事，可以住下的暗号。



(13) 我按照约定的暗号敲了敲门。一会儿，门开了，一个老头走出来，一声不响地看着我。黑影里，看不清他的面貌。我立刻用暗号和他接上了联系。





(14) 他向门口两边望了望,关上门,把我领进屋里。一个身个挺高,说话挺爽快的老妈妈热情地问我吃饭了没有,不等我回答,她就忙碌起来。而姜老三,却不声不响地坐在炕头上抽烟。



(15) 灯光下，我仔细端量这个敌工科长大加称赞的老同志。他瘦瘦的个子，头发和胡须已经苍白，唯有两道眉毛，长得又长又密，就象庙里的长眉罗汉似的。



(16) 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前面路上的情况，他却很少说话，总是摇摇头，或者点点头，顶多说个“唔，唔，没有什么”。



(17) 一会儿，老大娘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说：“同志，吃吧，没好的。”我让老头子吃，他摆摆头，表示已经吃过了。我这时正饿得慌，就不客气地吃起来。





(18) 一口气我就把面吃光了。老头子看看空碗，又看看老大娘，脸上隐隐现出了不满的样子。老大娘忙问我吃饱了没有，我说：“吃饱了，吃得很饱。”



(19) 吃过饭，更加感到热，蚊子又成群结队直往人身上扑。于是老头子把我领到屋后的打谷场上乘凉。这打谷场下面就是五龙河，从河面上吹来的风很大，十分凉爽。



(20) 我们谈起了向东去的问题。起初，我考虑是否可以夜间偷偷地插过去，但是姜老三说，最近敌人夜间活动得很厉害，偷偷过去也是很危险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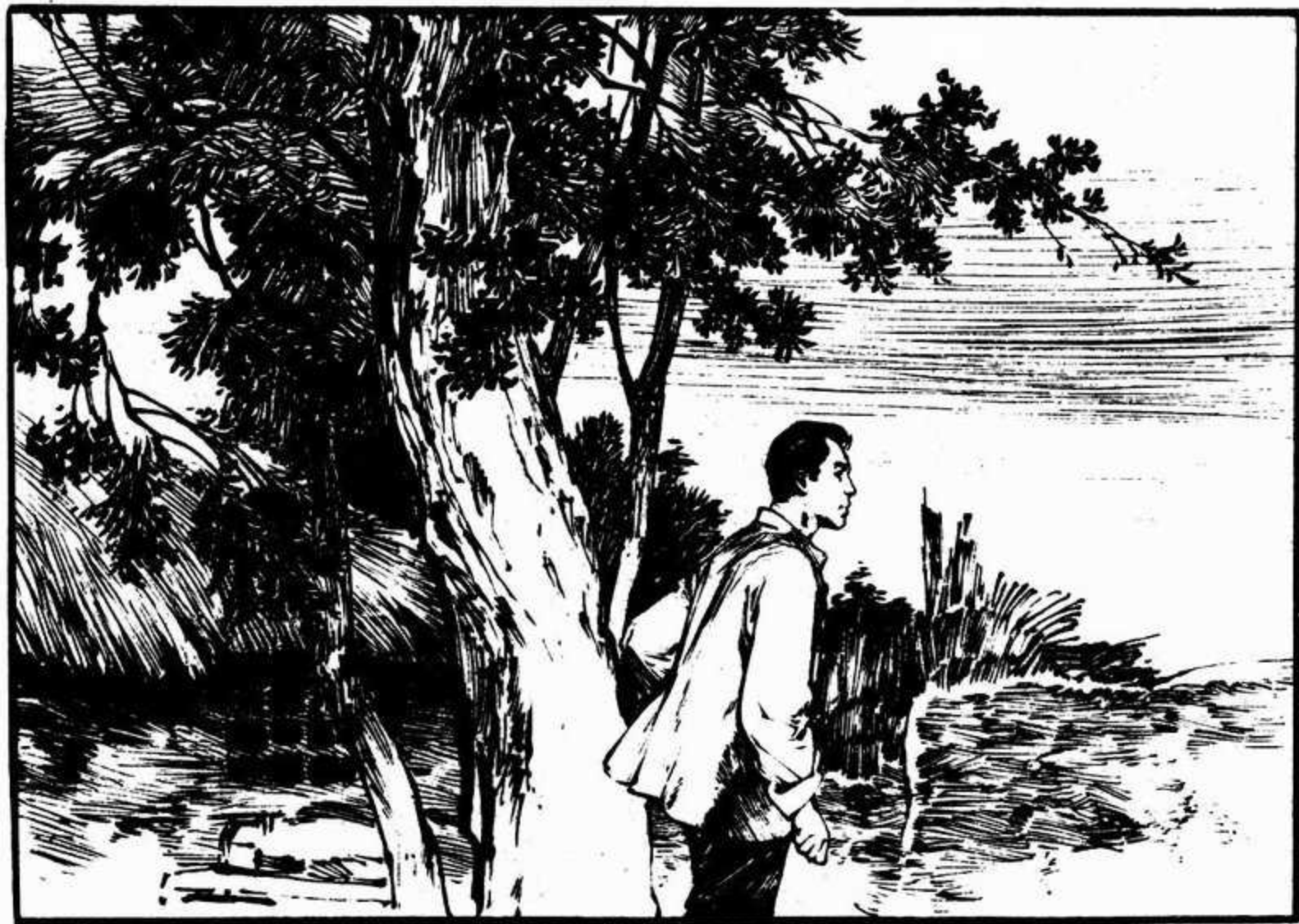


(21) 最后我们决定还是白天走，老头子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要我和老大娘两人扮成母子俩，假装到外婆家去。老头子在后面暗暗地跟着我们，必要的时候，他可以出来策应。





(22) 计议完毕,老头子到前屋去了。我在草帘上躺下。这时候,月亮已经上来,五龙河里,闪烁着一片银光。天空繁星密布,流萤点点。这夏天的夜晚,真是美极了。



(23) 然而，这美好的夏夜，却并不宁静，村子里的狗叫得很厉害，街上不断响着咯咯的脚步声。我不能再躺下去了，就站起来，紧张地听着外面的一切声响。



(24) 我走到前屋的后窗下，向里望去，只见姜老三两口子在吃饭。我心里揣摸着：刚才让他吃，他不是表示吃过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在吃呢？



(25) 仔细一看,啊! 他们吃的全是乌黑的地瓜干和野菜。老头子一面吃,一面还气呼呼地埋怨他老伴:“你这一向咋搞的? 给同志们做饭,老是这样捏斤扣两的?”





(26) 老大娘好久没吭气，半天，才委屈地说：“这也不能全怪我。已经欠了火烧铺廿多块钱了。弄不到面有啥法子呢？”顿时，屋里沉寂下来，两人都捏着筷子不动了。



(27) 老头子沉思了半晌，说：“把东泊那亩半地卖了吧。”  
老妈妈吃惊地张大了嘴：“卖了，以后日子怎么过？”



(28) 又歇了半晌，老头子毅然决然说：“没有什么，老天爷不会饿死没眼的鸡。卖了吧，同志们来了，咱就要负责到底！”



(29) 我听着，感动极了，真想扑进去抱住这个可敬的老同志。但是我怕打扰他们，没有这样做，便悄悄地回到草帘边。





(30) 天傍亮的时候,我被叫醒了。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去,四周黑黝黝地,一匹备了鞍子的大黑叫驴,已经拉出了街门,老头子把一个捆着棉被的驮篓放上了鞍桥。



(31) 老妈妈出来了，她头梳得光光的，身上穿上了一身崭新蓝布裤褂。我们就这样出发了。



(32) 这时，月已落，天未明，街道上黑乎乎冷清清的。毛驴的蹄子在石板路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，不时迸出几朵黄色的火花。老头子远远地在我们后面跟着。



(33) 天大亮，已经走出了十多里路。此刻我发觉，大路小路，村头渡口，到处布满了赵部的岗哨和便衣，每遇上一帮，总要盘问大半晌。幸亏我们装扮得好，总算通过了。





(34) 到了崖东芥(读匡),我们遇到了一帮敌人便衣。他们看了我们的通行证,还是不放我们走。其中一个黑瘦子,一双贼眼老是滴溜溜地瞪着我,在我身上搜了又搜。



(35) 老妈妈也被搜查了，连驮篓里烧周年的纸钱，也被他们全部翻了身，倒在地上。



(36) 搜完了，又把我们带到村里，关进保公所，要我们捎信叫村里人来保。我想：这一回可糟了，准得露馅不可。我望着那些便衣，心不由怦怦直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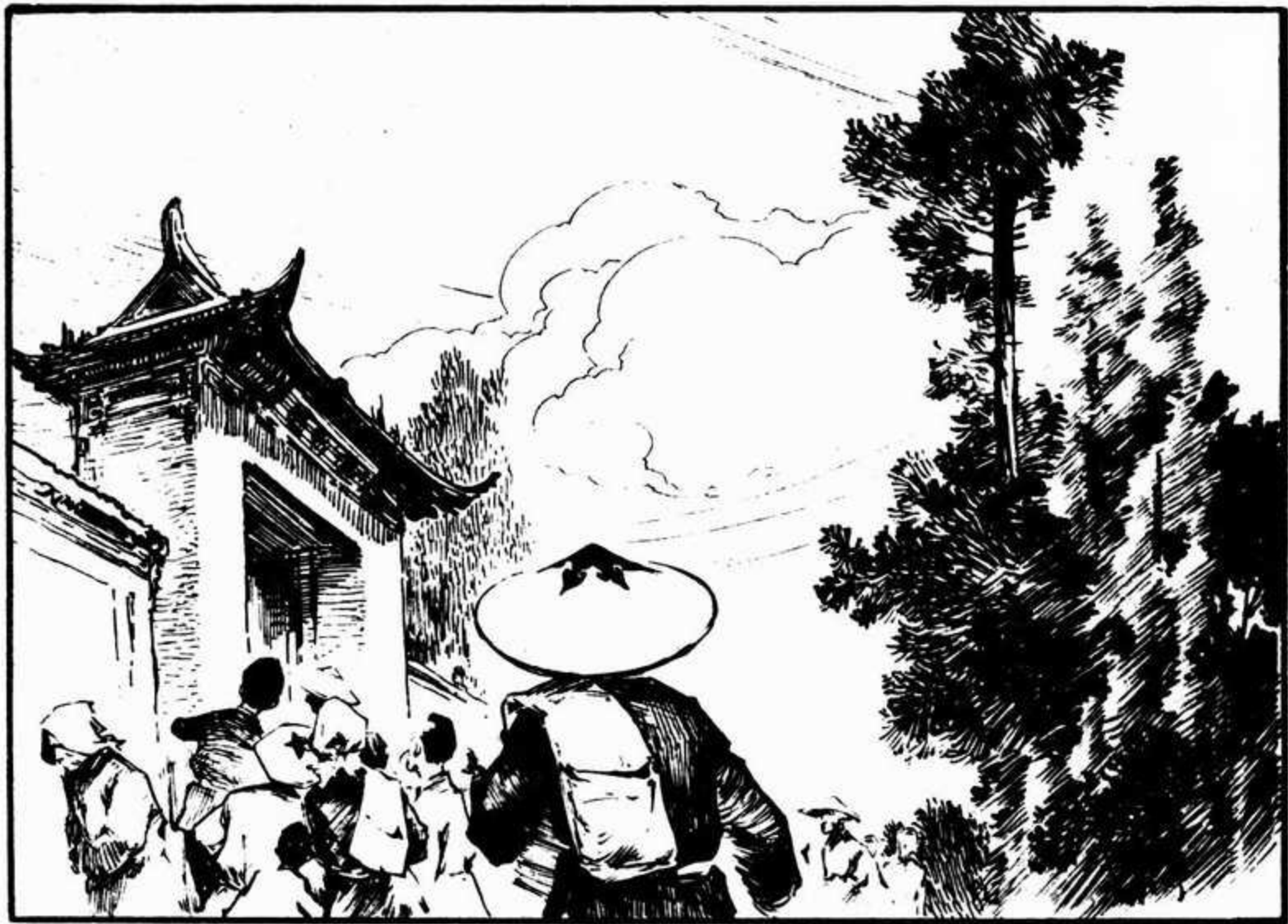


(37) 老妈妈却非常沉着，脸上笑咪咪地，根本不当回事。她一会儿和便衣们争吵几句，一会儿又温存地安慰我。她的这种沉着、逼真的样子，使得一些便衣的神色也和缓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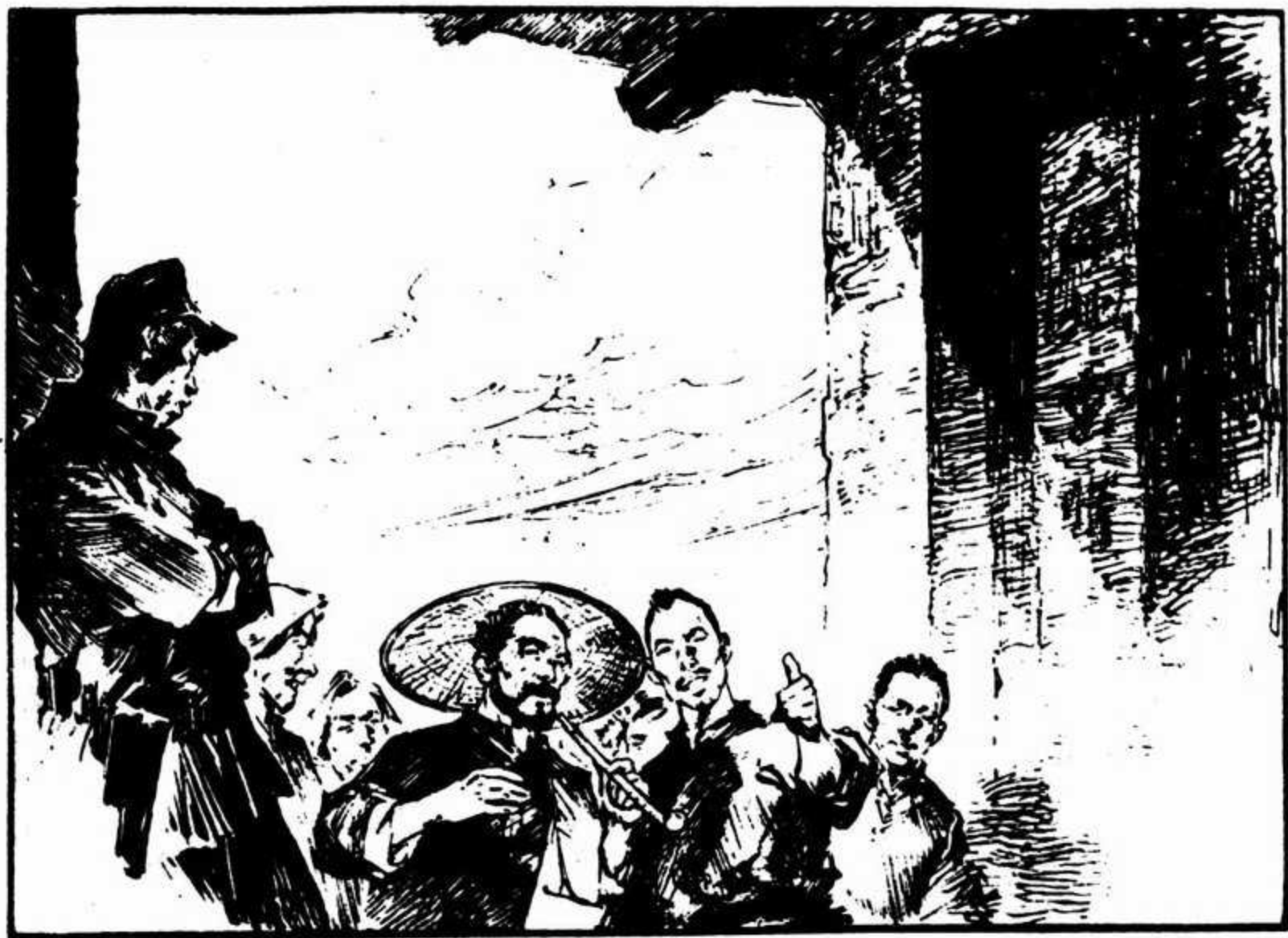




(38) 保公所里的账先生，也在一旁劝黑瘦子：“队长，依我看他们不是坏人，快叫他们走吧。”黑瘦子阴沉地摇摇头，象老狼一般沉默着。



(39) 老妈妈见他不放，就故意在屋里大声吵嚷，吵得保公所门口围上了一大片人。这时候，老头子背着钱裕子来了。我从窗里看见了他，心里不禁一喜。



(40) 只见他分开众人，大踏步往里走来，一面和门口的人打着招呼：“这里做什么的，乡亲们？”看得出他这一带是很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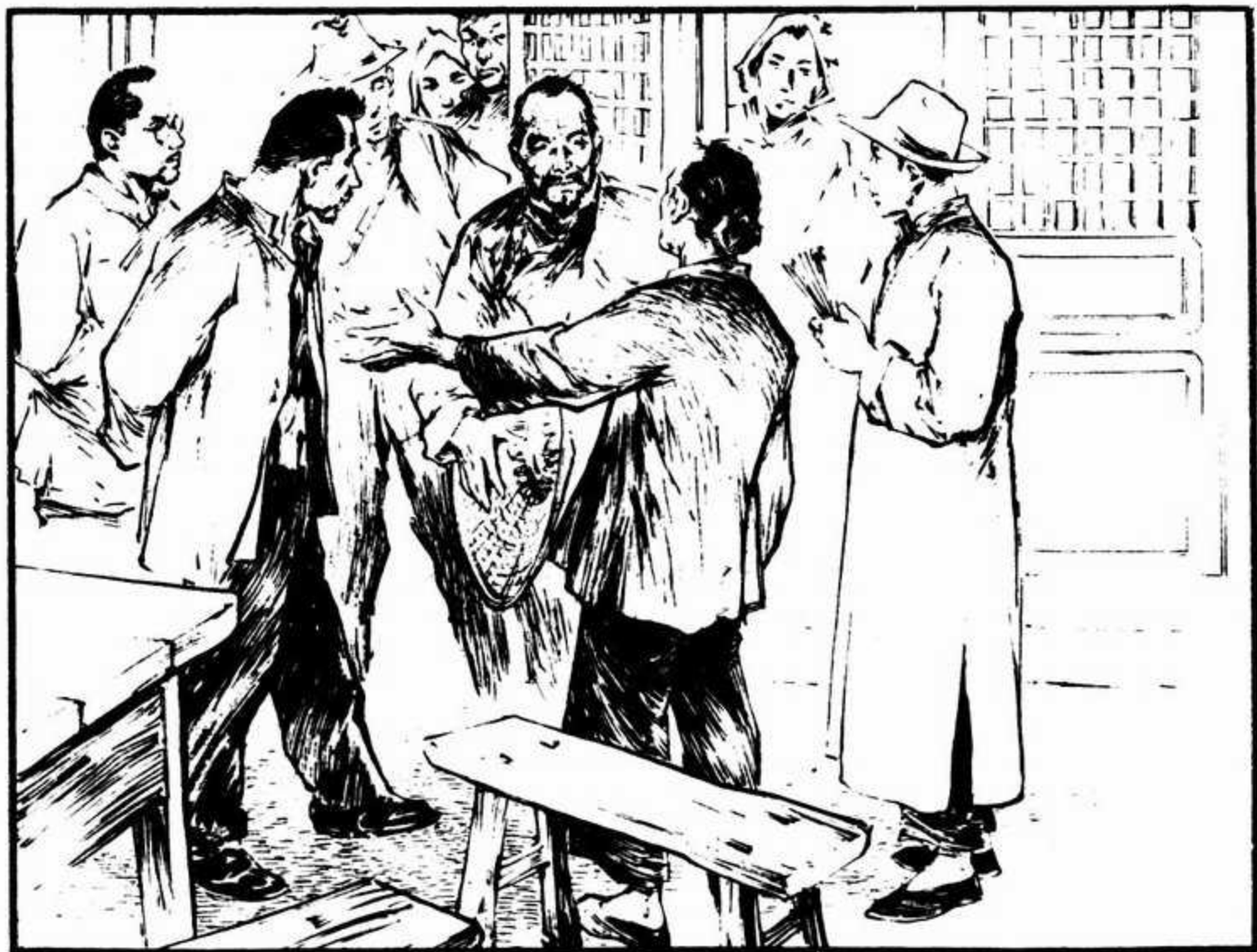


(41) 这时候,保公所的账先生和那个黑瘦子一起出来了,账先生一见姜老头,就回头对黑瘦子说:“这人是高坡村的,常到这一带来给牲口看病,好不好叫他认认?”





(42) 黑瘦子默默地打量了姜老头半晌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高坡村的吗？”姜老头点点头。黑瘦子把手一挥，带着姜老头往我们这边走来。



(43) 一进屋，姜老头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望着我们。老妈妈却高兴地喊道：“哦，是你呀，大哥，快给俺说说吧，俺和孩子到他老娘家烧周年，老总们就是不让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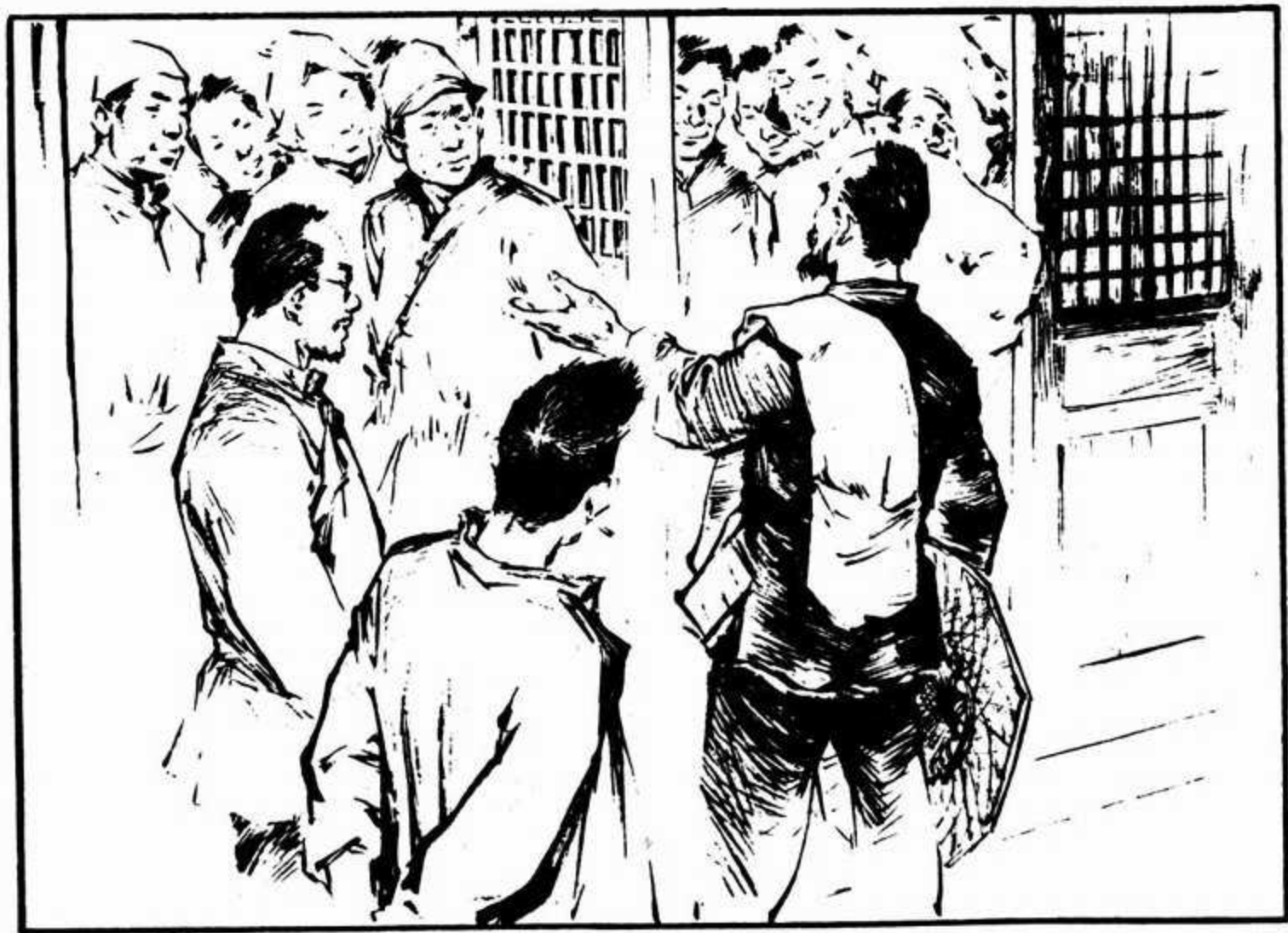


(44) “不要紧,”姜老头不紧不慢地说,“孩子刚从青岛回来,人生面不熟,老总们总得盘问盘问的。”那黑瘦子眯着两只象老狼似的眼睛,一直默默地看着我们说话。



(45) 过了一会，黑瘦子大概实在是找不出破绽了，就问姜老头：“你能给他们做保吗？”姜老头说：“行，这点小事办得到。”说完，还装出一副着实无所谓的样子。





(46) 黑瘦子踌躇了一下又说：“光你一个人出保还不行，得有连环保。”姜老头微笑着，看了看他身边的人，幽默地说：“爷们，你们谁认得我，来给我保保驾。”



(47) 账先生连笑带骂地说：“他妈妈，谁不认得你，就连俺家的老叫驴，也知道你叫姜老三。”人群哄然笑起来，接着就有十多个人围上来，给老头子做保。



(48) 于是,我们被释放了。账先生对姜老头说:“老伙计,依我说,你就索性送他们一程吧。”老头子故意沉吟半晌,才说:“……那好吧,谁叫咱们是一村人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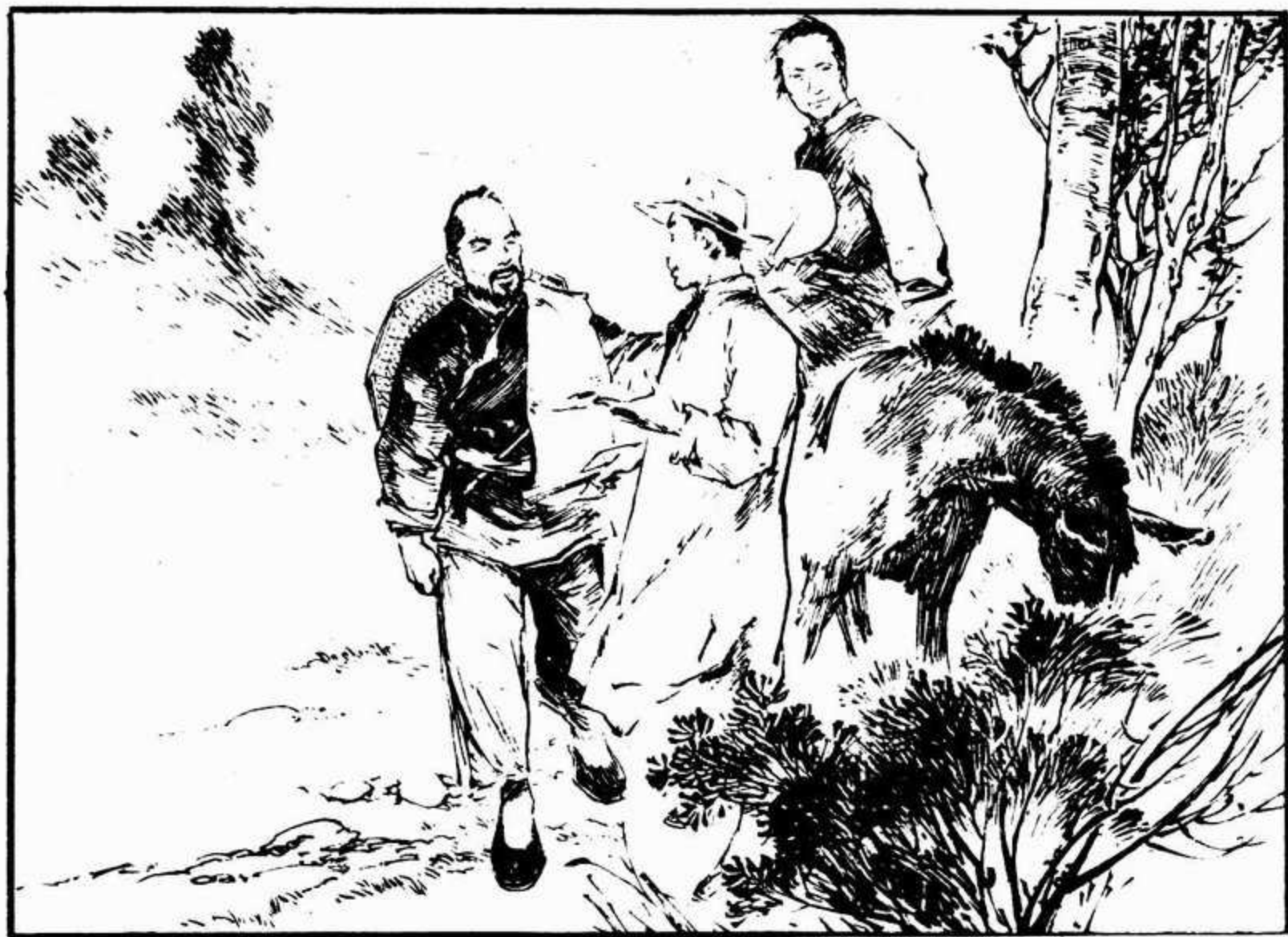


(49) 老头子这才和我们一起向东走去。我想着刚才的脱险情形，不禁说：“幸亏你的人缘好。”老头子意味深长地回答：“是啊，人缘很重要，可这不是一般的人缘啊。”





(50) 当时，我还不理解他说的“不是一般人缘”这句话的意思。以后才知道，原来账先生和做保的群众，都是我们的同志。我们谈谈说说，不觉走到了一条沙河的面前。



(51) 过了河,就是咱们的地方了。我停下来对姜老头说:  
“老同志,天已经不早了,你回去吧。前面我自己走就行了。”  
老头子摇摇头,说这一带复杂,非把我送过河不可。



(52) 于是我们一起往前走。走了不一会，突然从路旁高粱田里跳出几个人来，拦住我们。为首的长得面目清秀，客气地问老头子道：“老大爷，你们从哪儿来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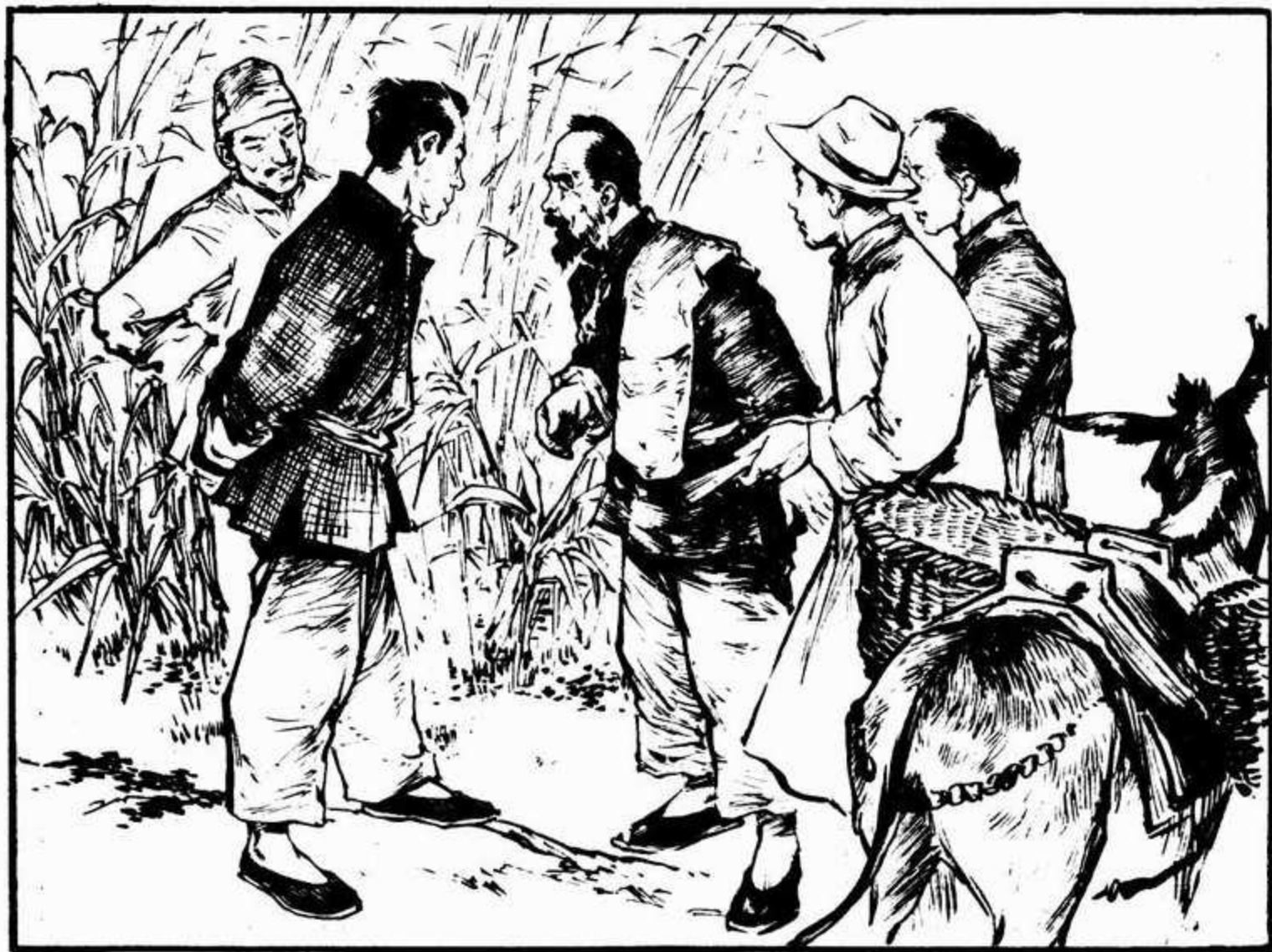


(53) 我一听那人口气，心里不禁一动，心想：这很象我们的同志。然而老头子默默地看了看他，把通行证拿给他看，脸上的表情仍然是那样冷淡平静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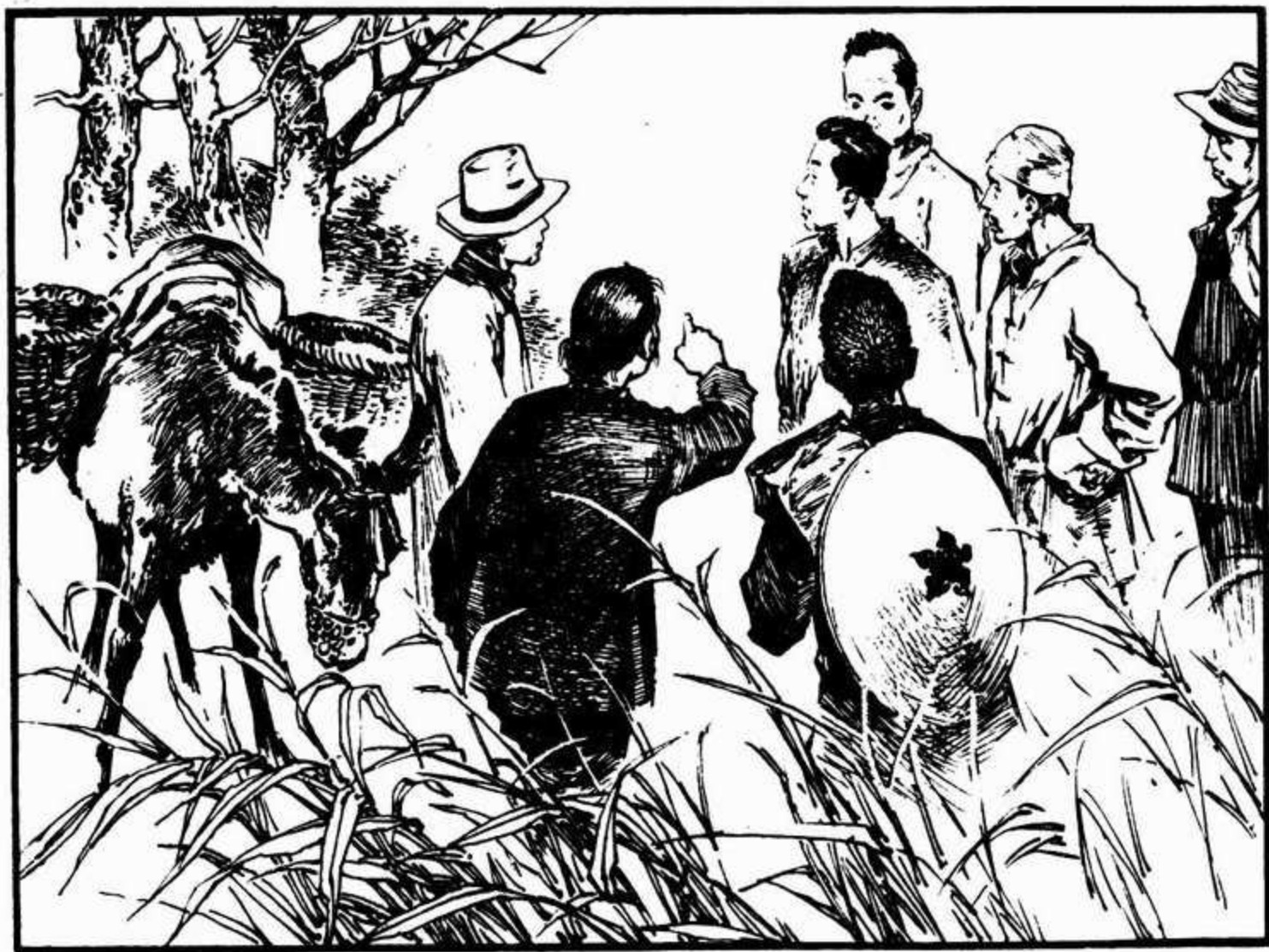
(54) 那人把通行证看了,却还再三盘问,问不出什么,突然把脸一沉,说:“只要老实坦白,不管你们是汉奸还是赵部的间谍,一律宽大,说!”



(55) 嘿，这简直就是我们的同志在说话，我很激动，真想扑过去，拉他的手。可是老头子仍是一副冷淡脸色：“我们是老百姓。他们和我是一个村的，我敢给他们担保。”



(56) 那人反问道：“你给他们担保？可谁来担保你呢？”老头子指着河东的村庄说：“你们八路军是住河东的，那边我有熟人，随你们一起去找保吧。”



(57) 那人看了看他身边的人，一时都不做声了。老妈妈也说：“我的娘家就是河东岸靠山脚的那个庄子，弟兄们要是不信，咱们一块儿到那里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



(58) 那人又看了看他身边的人，就点了点头，默默地随着我们向东走。走了不远，河东岸上的芦苇丛里响起了几下枪声。那几个便衣一下子乱了。



(59) 便衣们立刻丢下我们,象兔子一样窜进高粱地里,一会儿就逃得无影无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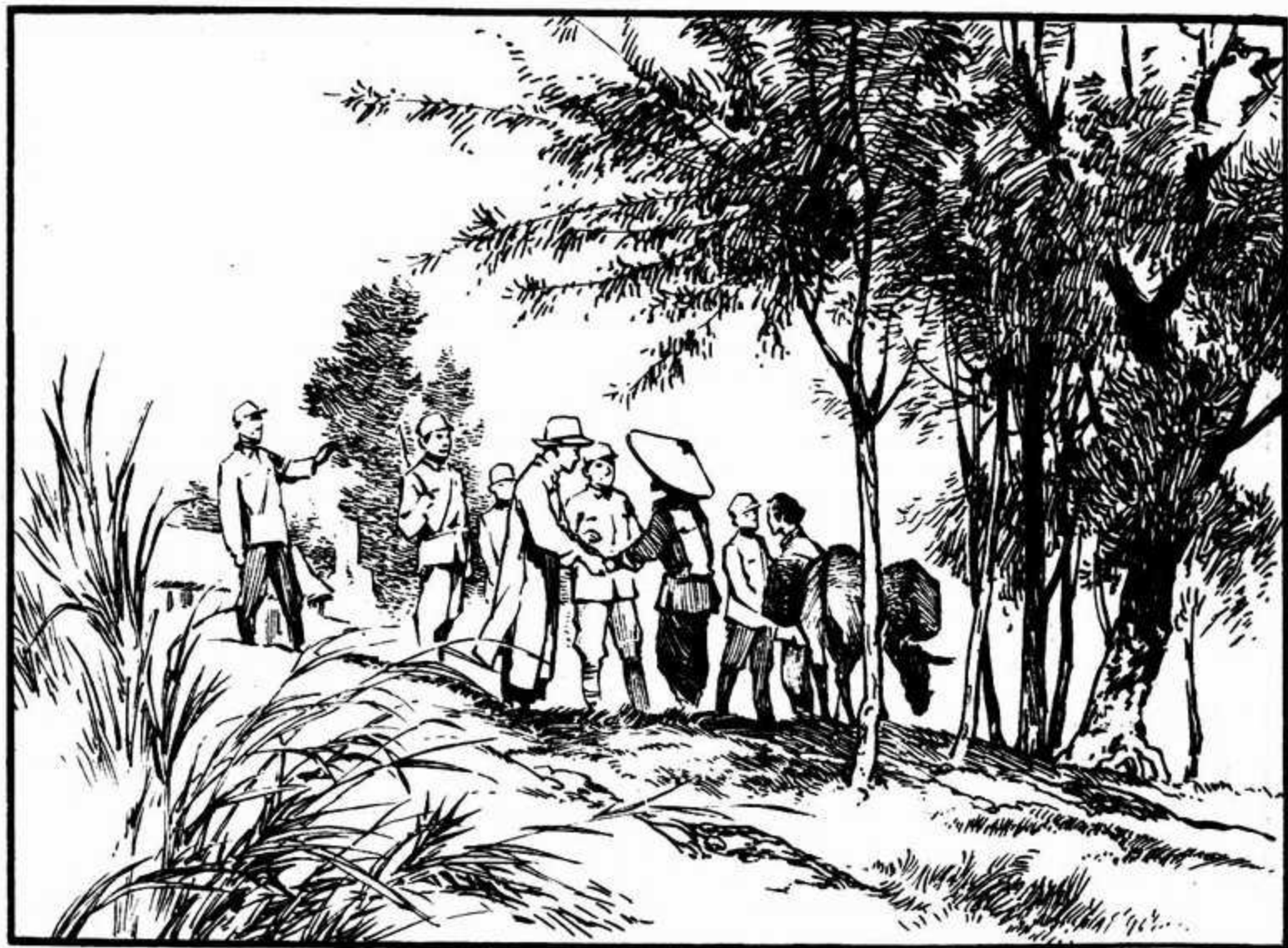


(60) 我诧异地看着老头子，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。老头子幽默地笑了：“兔子嘛，总归要现出兔子的原形来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：原来这是敌人伪装的八路军。



(61) 老头子没有直接批评我,但从他那炯炯的眼神里,我看出了他的责备。那意思好象是说:小伙子,机警一点,对敌斗争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的脸不禁红起来。





(62) 过了河，找到了自己的部队，我和这一对老夫妻分手时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我是既尊敬，又热爱，而且还带着一种神秘的崇拜味道。这就是我第一次遇到姜老头的情形。



(63) 我们第二次见面，是在三个月以后。我学习结束回来，象来时一样，我仍然化了装进入海阳境内，当天黄昏的时候，赶到了高坡村。



(64) 我渡过五龙河，来到了姜老三的门口。门楼上的葫芦藤依然还在，只是叶子被寒霜打得枯萎了，象一条条绳子一样，乱七八糟地攀在门楼上。



(65) 门没关，我径直走进了院子。院子里一切如旧，但我感觉到好象少了点什么。我望望四周，一时又看不出少了什么；望望屋子里，屋子里黑洞洞的，没有点灯。





(66) 这时,西屋里传来老头子的呻吟声。又听到老妈妈正在生气:“卖大老黑的钱干么搁着不请医生好好诊治……”啊,是大黑驴卖了,老头子病了。



(67) 我的心猛一沉，轻轻咳嗽了一声。屋内响动了一下，老妈妈点了灯走出来。不知是因为天黑看不清呢，还是由于她家来往的人多认不清，她眯起眼看着我。



(68) 我连忙向她说了联络暗号，她才把我领进屋里。老头子躺在炕上，身上盖着一床露出了棉絮的破棉被，灯光下面，脸显得又黄又瘦，看样子，他已经病了好久了。





(69) 他看见了我，长眉毛一扑撒，眼睛里立刻闪出了快活的光芒，但他没说话，只是从被窝里伸出手来，紧紧握着我。那手啊，就象干柴一样，我不禁一阵难过。





(70) 我说：“老同志，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？得赶快治一治呀。”他笑了笑说：“没有什么。”瞧，他总是“没有什么”，天大的困难，他都“没有什么”。



(71) 这天夜里，我们睡在一个炕上。老头子很兴奋，一个劲地要我讲形势。这时正是异常艰苦的时候。我说着，他一动不动地望着灯光，久久沉默着。



(72) 我讲完了。老头子沉默了许久，突然抬起头来，眼睛定定地看着我，大声说道：“没有什么。咱们党是从千苦万难中磨炼出来的，就是再大的风浪，也不在话下！”



(73) 他说着，猛地抽身从角落里掏出一包东西，拍着它对我说：“你累了没有，要是不累，帮我做点事好吗？”我说：“行，你说吧，做什么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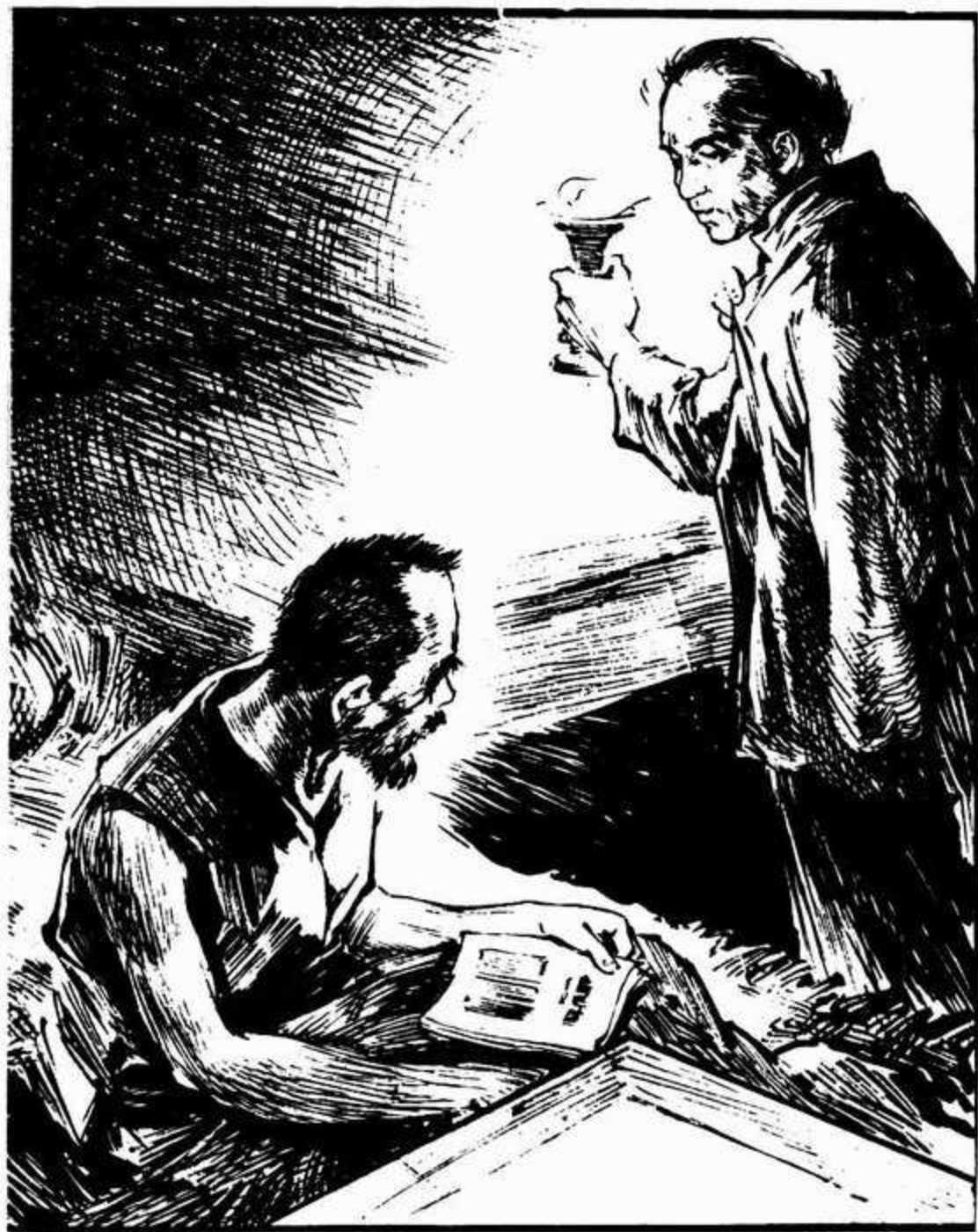
(74) 他把那包东西打开,我一看,是一些油印小册子,当中有《论持久战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,有小学语文课本,等等。啊,原来他要我教他认字呢。他说他因为缺少文化,没能把党的工作做好。



(75) 于是,我开始教他学起生字来了。他学得那样专心。这是多么好的老同志啊! 这么衰弱的身体,在这艰苦万分的日子里,他是这样信心百倍地刻苦学习着。



(76) 油灯里的油已经添过四次了，老妈妈气呼呼的冲了进来：“你这个老骨头，天什么时候啦？每次同志来，都缠着人家，你自己不睡，也不叫同志休息。”



(77) 说着，她一伸手就把我们的灯夺了过去。老头子急得：“这，这，这……”说了老半天，也没说出个名堂来。最后他只好叹了口气，气呼呼地骂了声“熊女人”，算了。





(78) 大半夜里,我被一阵说话声吵醒了。我爬起来一看,隔壁屋里点着灯,只见姜老头披着棉袄靠墙坐着。一个细高个儿、白净面皮的人坐在他旁边。



(79) 那人摊开两手，用急促沙哑的声音说道：“敌人钉得紧，天亮前我非离开这区不可。可是我什么东西都丢在学校里，连一文钱都没带。”啊，原来这是个教学先生。



(80) 老头子把披在身上的棉袄裹裹紧,说:“钱倒好说。就是天亮前离开这区倒有些难。天太晏,走不出去了。”那人急了:“这怎么办? 明天他们一定会抓我的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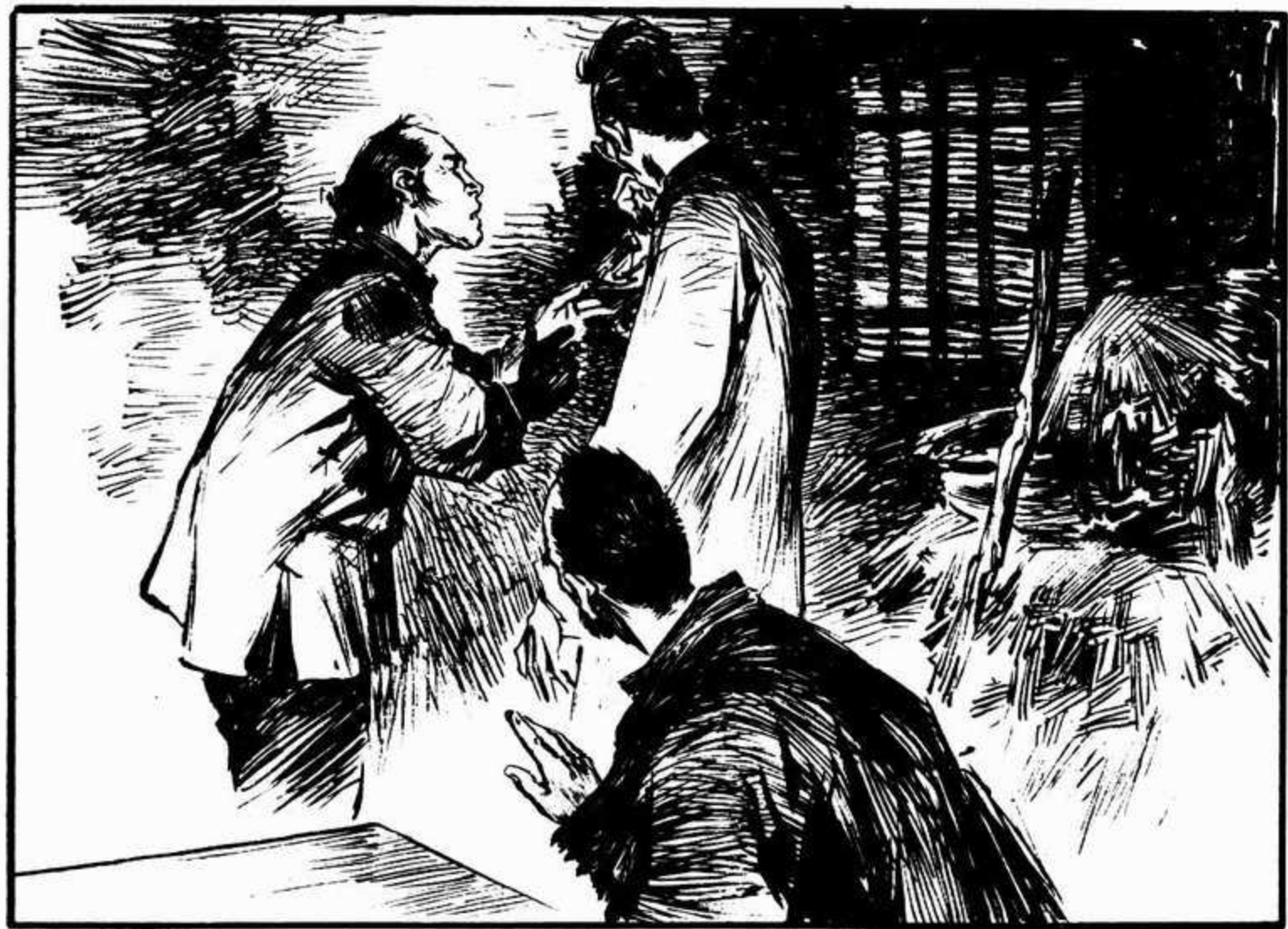


(81) 老头说：“你就在我家里躲一天吧，等明天夜里早些走。”那人连连摇头，又焦急地站起来在地上转了个圈子，侧着头听听外面动静，象下命令似的说：“老同志，无论如何，你得想办法，今天夜里把我送出这个区！”





(82) 老头子沉思了半晌,毅然说:“现在只有一个办法,从东大山爬过去。”就在这时,我听见了老妈妈吃惊的声音:“什么? 什么? 你病到这样能上东大山?”



(83) 老头子要老妈妈别噜苏。老妈妈没睬他，却站起来冲着那人说道：“不行，怎么说也不行。贾同志，你不是不知道东大山，别说他有病，没病也不行……”



(84) 那人没有回答她的话，却看看老头子冷冷地说：“老同志，看来你对你老伴的教育是很不够的，她的阶级觉悟太低了，夫妻感情重于革命的利益，这不好，很不好。”



(85) 他又忽地转身对着老妈妈说：“老嫂子，革命者没有个人利益，为了党，可以牺牲一切。”说着，还做了一个手势。不知怎的，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很不舒服。





(86) 老妈妈没有再说什么,只是不高兴地把身子一扭,就向我屋里走来。我不愿让她看见我在偷听他们说话,赶紧爬上了炕。



87) 老妈妈走进黑洞洞的里间去了。老头子也紧跟着走了进去。只听他低声向老妈妈要那卖叫驴的钱，老妈妈没好气地和他争辩着：“不行，这钱是留给你治病的。”



(88) 老头子恼火的说：“你不要老想着我，你应当多想想同志们。……”老妈妈不响了。不久，我听到一阵银洋的响声，接着，老头子穿过我的屋子，到外屋去了。





(89) 紧跟着，隔壁的声音没有了，灯光也熄了，姜老头子和那姓贾的一起走了。我躺着怎么也睡不着，老是想着头子久病孱弱的身体，想着险峻的东大山……





(90) 屋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了，我的心更加沉重。我索性下了炕，开开后门，走上了场园。场园里风很大，耳边只听得“哗哗”的雨声和五龙河震耳欲聋的风浪声。



(91) 突然,一个闪电,那咆哮的河水,猛烈摇摆的树木,一齐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同时,我惊讶地看到:就在我的前面立着一个人,她的脸对着东大山。啊!是老妈妈。



(92) 我赶紧上前拉着老妈妈，跑到墙角边的草棚子里避雨。我安慰她：这是场暴雨，下不很久，老同志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她听了，一声不响，仍然望着东大山发怔。



(93) 沉默了很久，她突然转过身来，望着我问道：“同志，你觉得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”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。







(94) 她似乎并不要我回答,又激动地讲了下去:“要不,我真的是觉悟不高。可是,不瞒你说,为了帮助过路的同志,我们把地、叫驴也卖了。”



(95) 老妈妈又说：“我照顾老头子，不也是为了革命？他身体弄垮了，这交通站的工作谁做呢？”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对于这样一对忠心耿耿的老夫妇，我只有感动，只有钦佩。



(96) 我和老妈妈焦虑不安地等了一夜。黎明时分，雨停了。我因为急着要赶路，不能再等了，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门一响，老头子踉踉跄跄走了进来。



( 97 ) 我仔细一看，只见他脸上手上全都流着血，衣服碎成一片片，两条腿在索索地发抖。老妈妈赶快上去扶住他，着急地问他怎么啦，老头子只是摇摇头。





(98) 我们把他扶到了屋里。老妈妈又生气又心疼，伸手把老头子的衣服揭了开来。我的天哪！全身都是血淋淋的伤痕。他却说：“没有什么，跌了几跤，擦破了皮。”



(99) 躺下以后，我看到老头子额角上的青筋，还在霍霍地跳动，但是他还不断说着话：“老婆子，我总算把老贾送过去了。”老妈妈哭了，我见了这情景，眼泪也流出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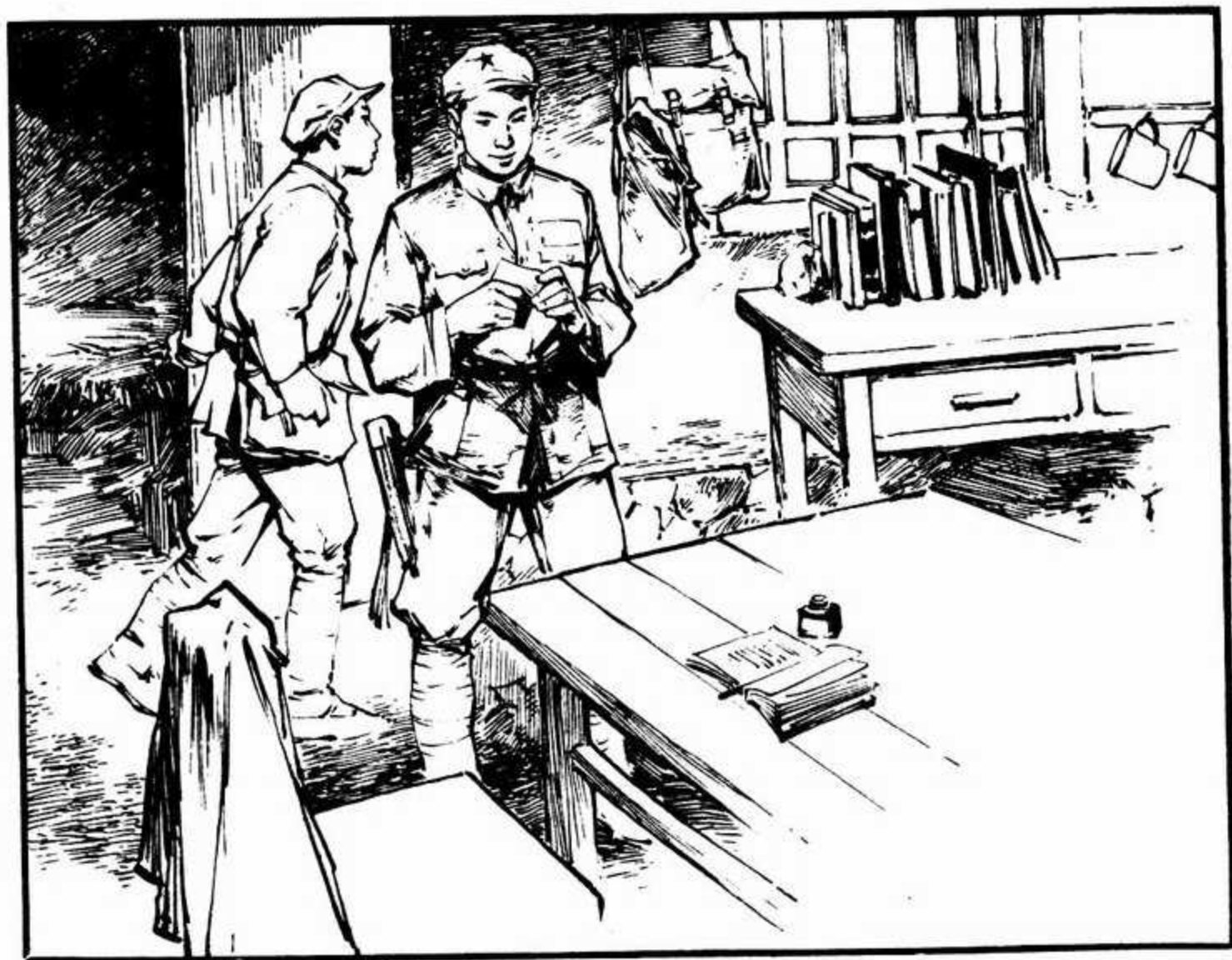


(100) 老头子总算平安回来了。我准备动身，趁着老妈妈没注意的当儿，我把仅有的两块银洋，偷偷地塞到老头子枕头底下。我心里想：下次一定想法多带几个钱来。



(101) 我辞别了老妈妈走了。这就是我第二次遇到姜老头子的情形。直到现在，一回想那时的情况，这感人的一幕，还清晰得如在眼前，使我心跳不已。





(102) 从那以后,我很长时间没有再去那里。1945年春天,这一带解放了,我心里想:得找个机会去看看姜老三两口子。这机会终于来了,我接到通知,到海阳去开会。



(103) 我非常高兴，简单地收拾一下，就出发了。这一次，我用不着化装了。我穿着军装，骑着马，在大路上自由地奔驰起来。



(104) 没多久,我望见了高坡村的影子,村子四周开遍了杏花,就象罩了一片淡红的烟雾。五龙河在春风里荡起一片片涟漪。……这是解放后的春天景色,我的心情特别兴奋。



(105) 我骑着马涉过了五龙河的浅滩，进了村庄，在姜老三的门口停下来。门，紧紧的关着，老柏树从高高的院墙里探出头来，门楼上，已没有了过冬的枯葫芦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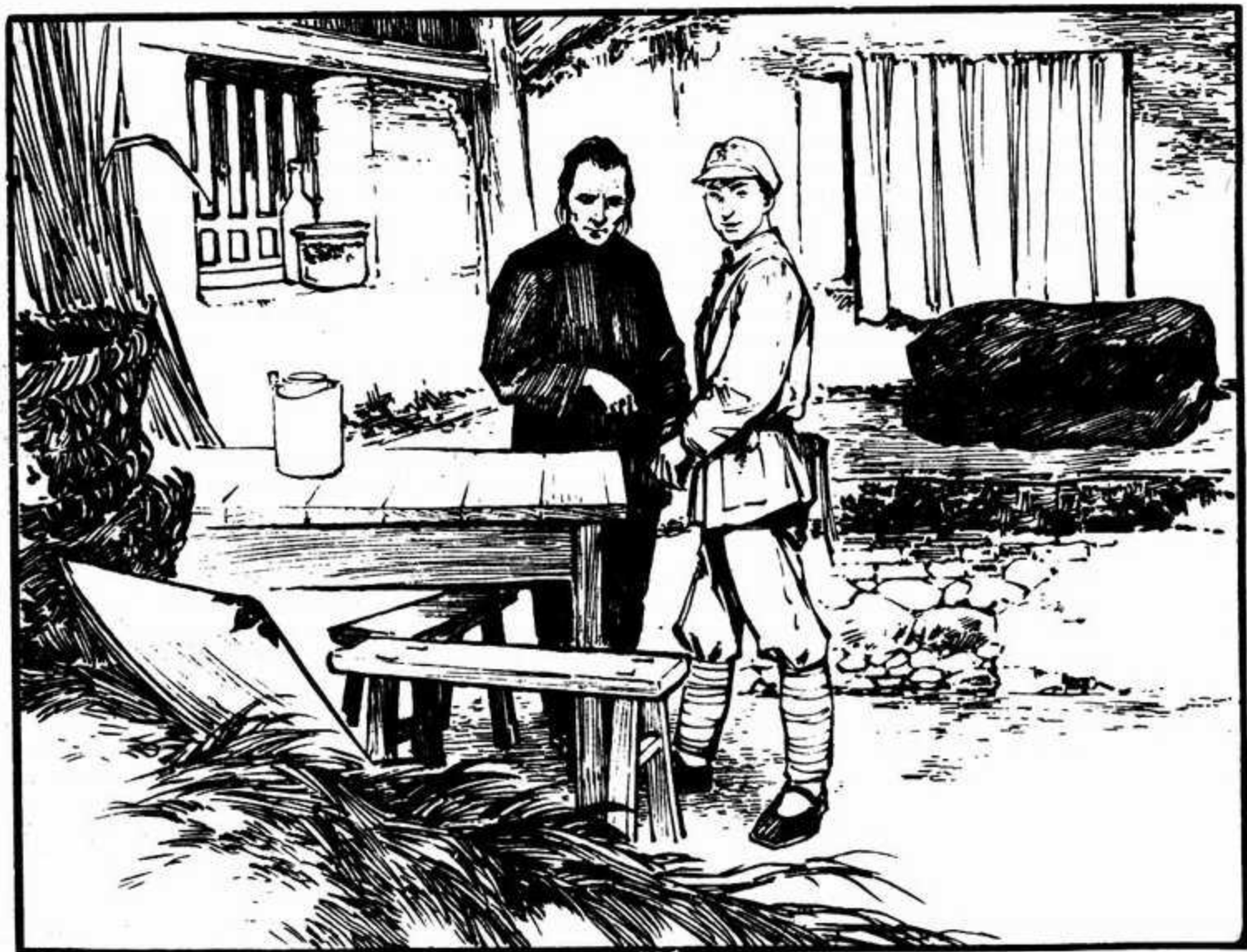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(106) 我敲了敲门，心情激动地站在门外，等待着我想念已久的同志。门开了，一个老婆婆走了出来。啊，是老妈妈。我兴奋地迎上去，紧紧的握住了她的手。



(107) 三年了，整整三年了。她依然是那样健壮、爽朗。看到我的时候，开始她怔了一下，但立刻就把我认出了：“啊呀，是你呀，穿着军装，我差点儿认不出来了。”



(108) 她是那样的兴奋，就象母亲看见了久别的儿子一样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屋子里一切如旧，但却没有看见姜老三的影子，我迫不及待地问起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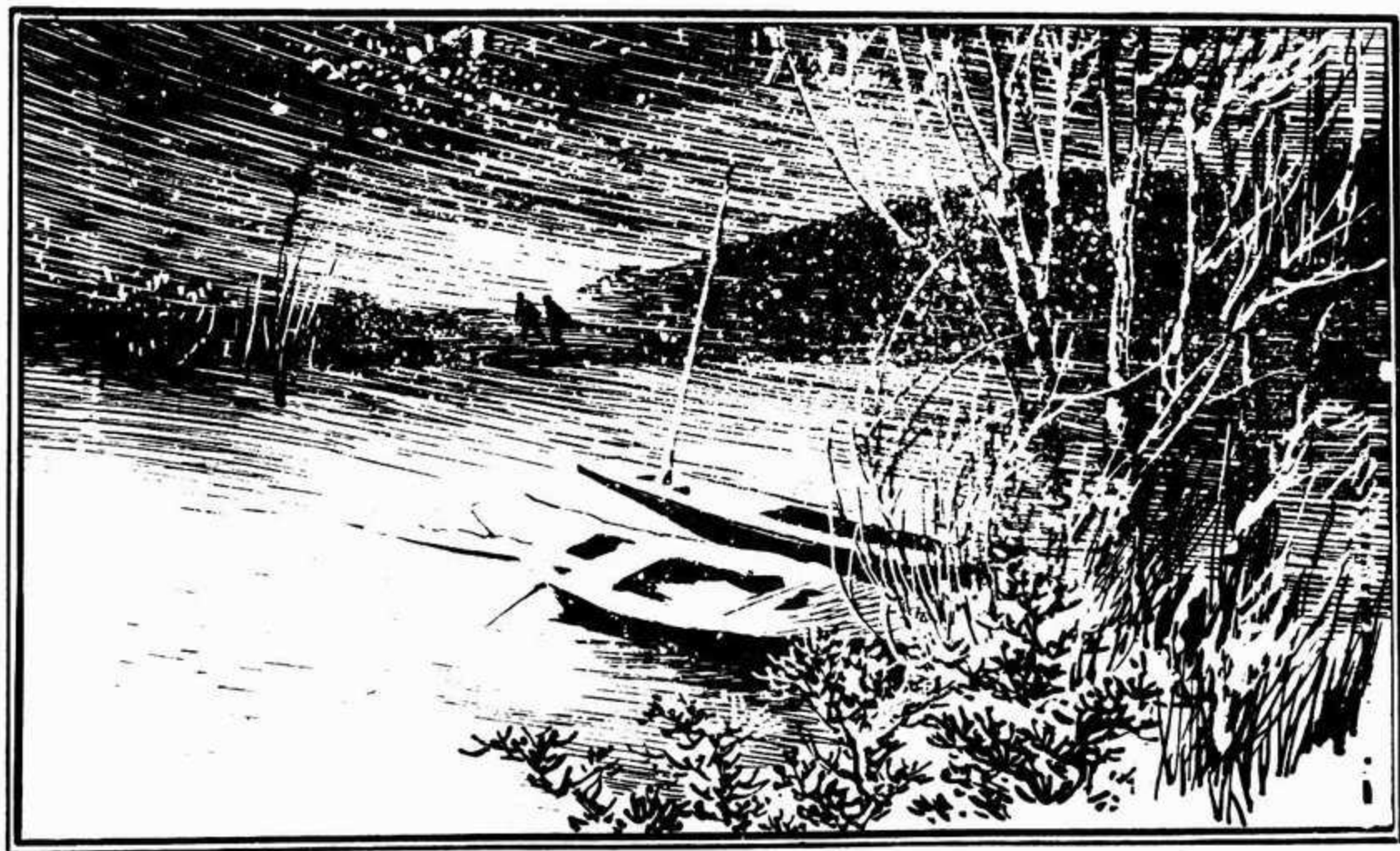


(109) 老妈妈没有回答，脸上闪过了一道阴影。过了好一会，她才抬起头来，含着泪水沉痛地说：“他不在了。”这无异是个晴天霹雳，我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



(110) 这时候，她倒比我冷静起来了。她看我这副震惊悲伤的样子，把眼泪一抹说：“别难过，同志。你坐下来，让我从头到尾告诉你……”



(111) 老妈妈开始讲了，我立刻被引进一个扬风搅雪的三九寒冬里：五龙河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层，苍白的河面上，映着阴沉沉的天空。就在这凄冷的夜里，走来了两个人。



(112) 这两人一个是县委书记老王，一个是县委组织部长老宋。他们一进姜老头的门，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，又说又笑，那老王还特地带来一瓶虎骨酒，送给老头子。





(113) 老头子更是高兴，一个多月前送姓贾的过东大山摔的伤还没完全好，就东奔西跑，想办法弄东西招待他们。





(114) 这两位负责同志，因为有工作任务，决定在老头子家里住下，第二天夜间再走。姜老三为了他们的安全，就把他们安置在屋后面的那个场园屋里。



(115) 这天夜里，他们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，一直在场园屋里谈了很久。到老头子回到前屋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半夜了，空中落起了狂乱的雪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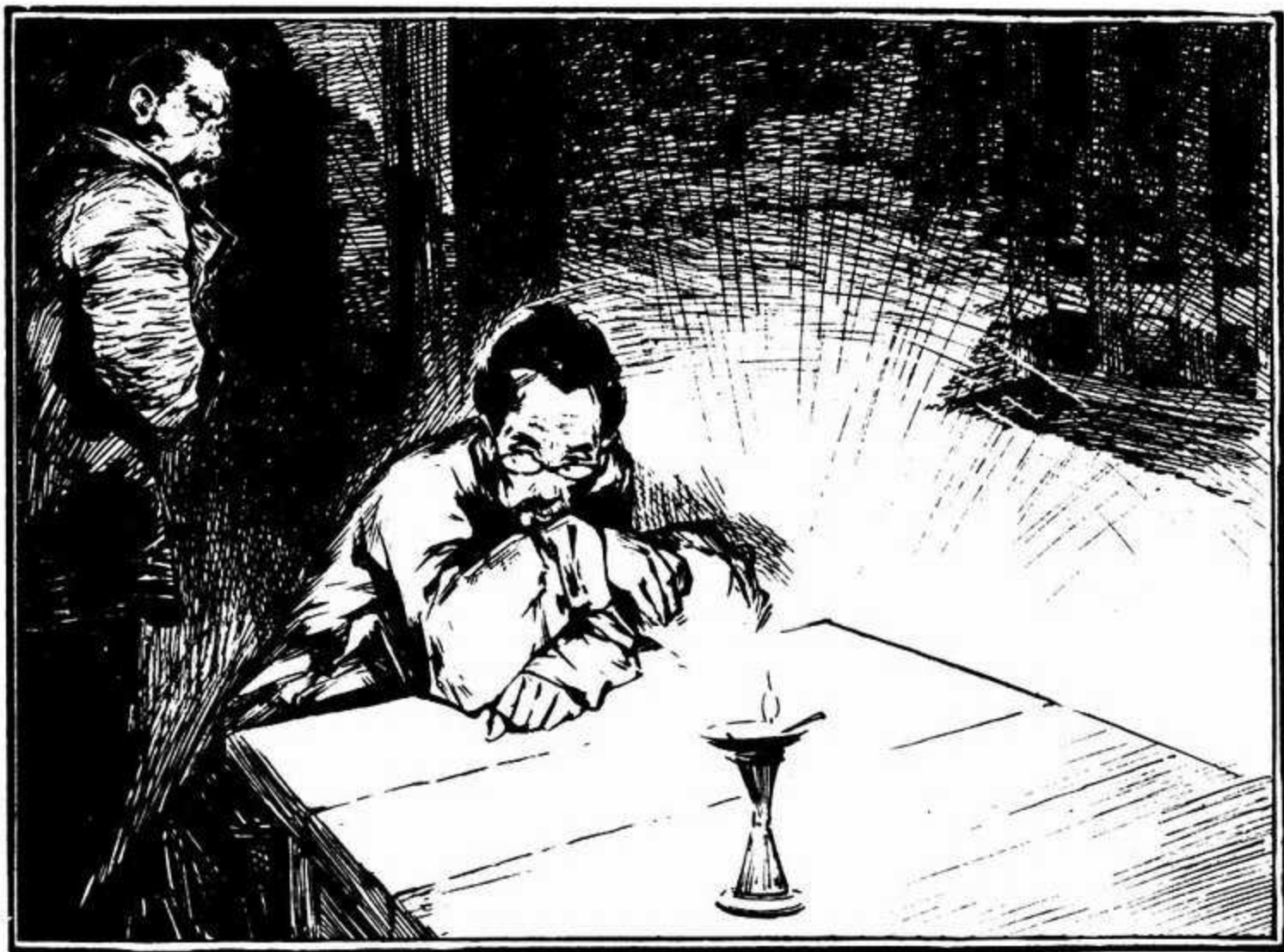
(116) 老头子还没睡下，门外就响起了敲门的声音。他吃了一惊，仔细一听，却是自己人的暗号。





(117) 他走出去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月以前送走的那个老贾。黑暗中，他把头紧紧地缩在肩胛里，躲避着风雪的袭击。





(118) 老头子把他让进了屋子里，灯光下，他觉得这姓贾的脸色非常苍白，眼神游移不定。他想起这姓贾的曾经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，现在为什么突然又回来了呢？



(119) 长期地下工作的锐敏感觉，使他警觉起来，趁着姓贾的不注意的时候，他悄悄地对老妈妈说：“你快到场园去，如果听到前屋有什么动静，赶紧跳后墙，把他们送到北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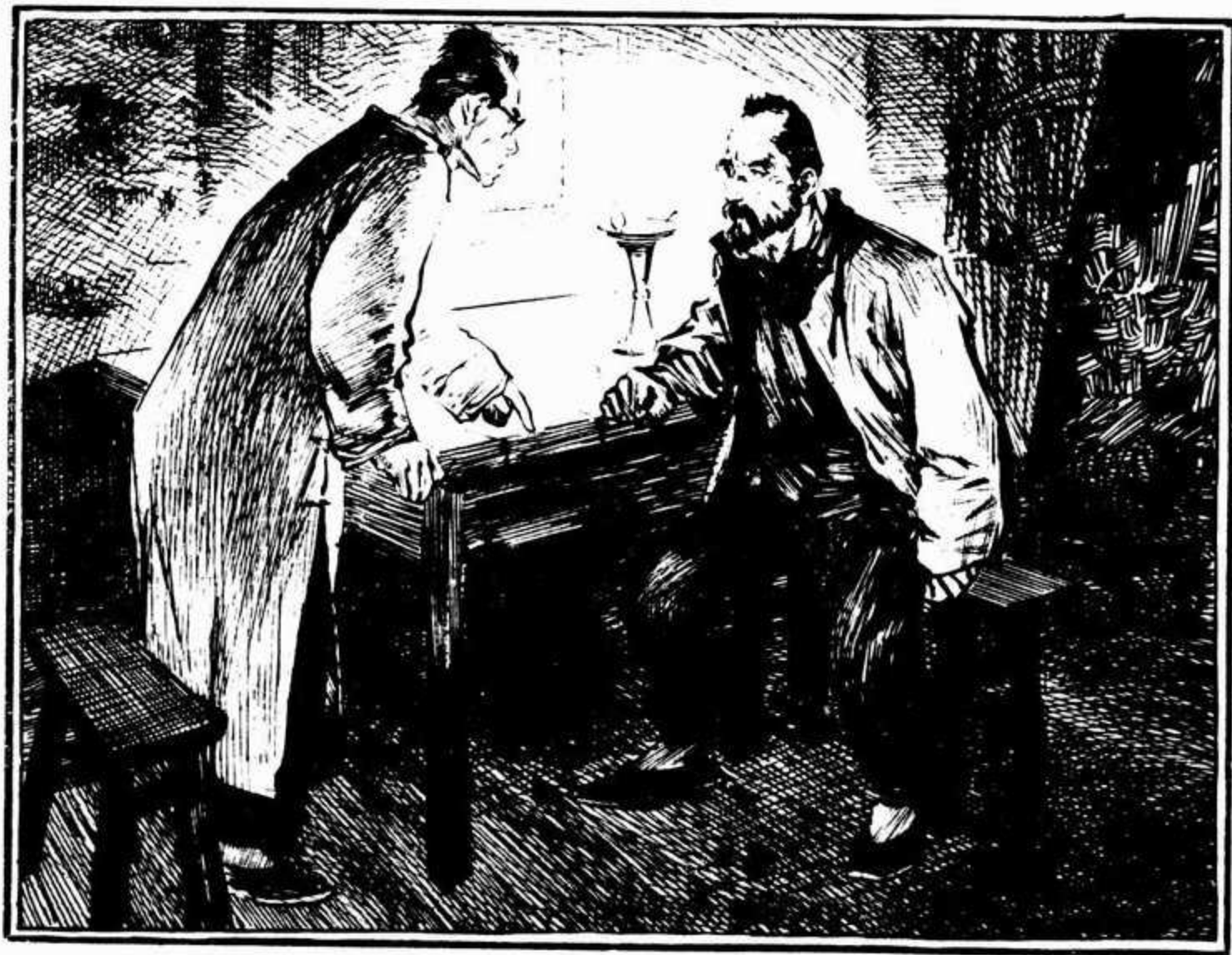


(120) 老妈妈刚走不久，姓贾的似乎发觉了什么，他不住地转头向四面张望，又问老头子这里是不是还住了其他同志。这一来，老头子越发怀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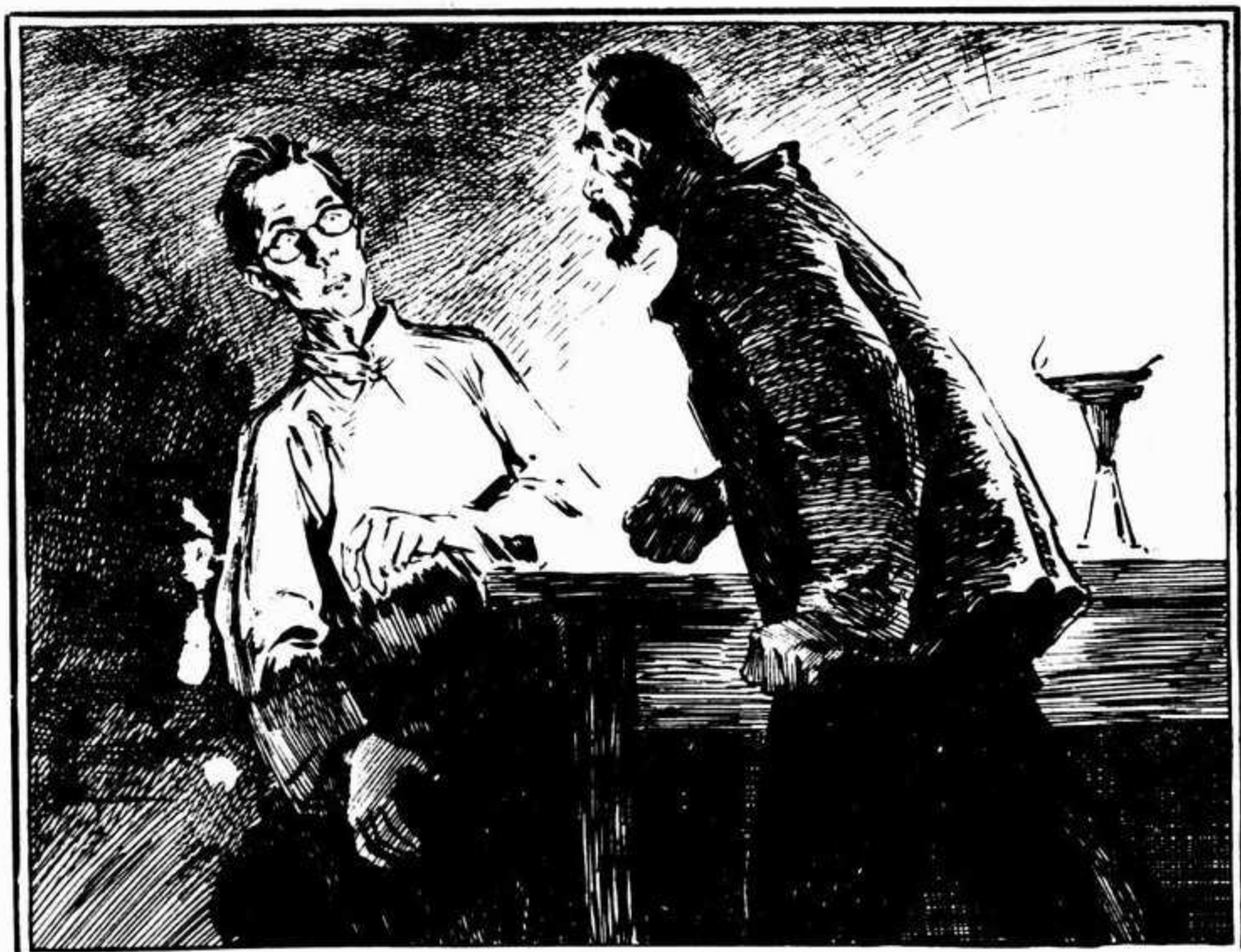


(121) 老头子问姓贾的为什么又回来了。姓贾的说，他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，回来找组织的，问老头子王书记在哪。老头子摇摇头，深沉地说：“难啊，我也失去了联系。”





(122) 姓贾的怀疑地看着他，突然叫了起来：“你是交通站，怎么不知道？我有重要事情，耽误了你得负责！”老头子纹丝不动地坐着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


(123) 姓贾的虽然声色俱厉，但一碰到老头子的眼光，立刻软了下来。老头子一见这情景，忽地站了起来，猛地把桌子一拍，大声喝道：“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

(124) 姓贾的吃了一惊，立刻站起来向外就走。老头子一个箭步，窜到院门口，咔嚓一声把门闩插上了。



(125) 又一回手,从门后捞起那把寒光森森的大砍刀,一手抓住姓贾的胸脯,大声喝道:“快说,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?”





(126) 姓贾的脸色立刻变得象黄蜡一般，全身筛糠似的发着抖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，我，他，他们叫我来骗你去找县委。”



(127) 老头子眼里立刻爆出了吓人的光芒，厉声骂道：“你妈妈的！你什么时候叛变的？”姓贾的战栗着回答：“我，我从你这里走了以后，不，不久就被捉，捉……”



(128) 突然，门外咚咚地响起来，有人在用脚踢门。那姓贾的立刻精神一振，挣扎着要来夺老头子的刀。





(129) 老头子把身子向后退一闪，高高地擎着大刀，大叫一声“叛徒”！一刀劈了下去。





(130) 这时候，外面的砸门声更加急了，老头子一脚踢开了叛徒的尸首，紧握着手里的大刀，大声地喊道：“妈妈的，不怕死的你们都上来吧，老爷今天和你们拚了！”



(131) 这一声，他喊得这么响亮，显然，他这是在暗示老王他们快逃。一直伏在后窗上偷看的老妈妈，立刻全身一震，一咬牙，回身就走。



(132) 老妈妈带着老王和宋部长翻过后墙，走到五龙河北岸的时候，只听屋子里一片喊杀的声音，还夹着枪声，村里的狗也叫成了一片。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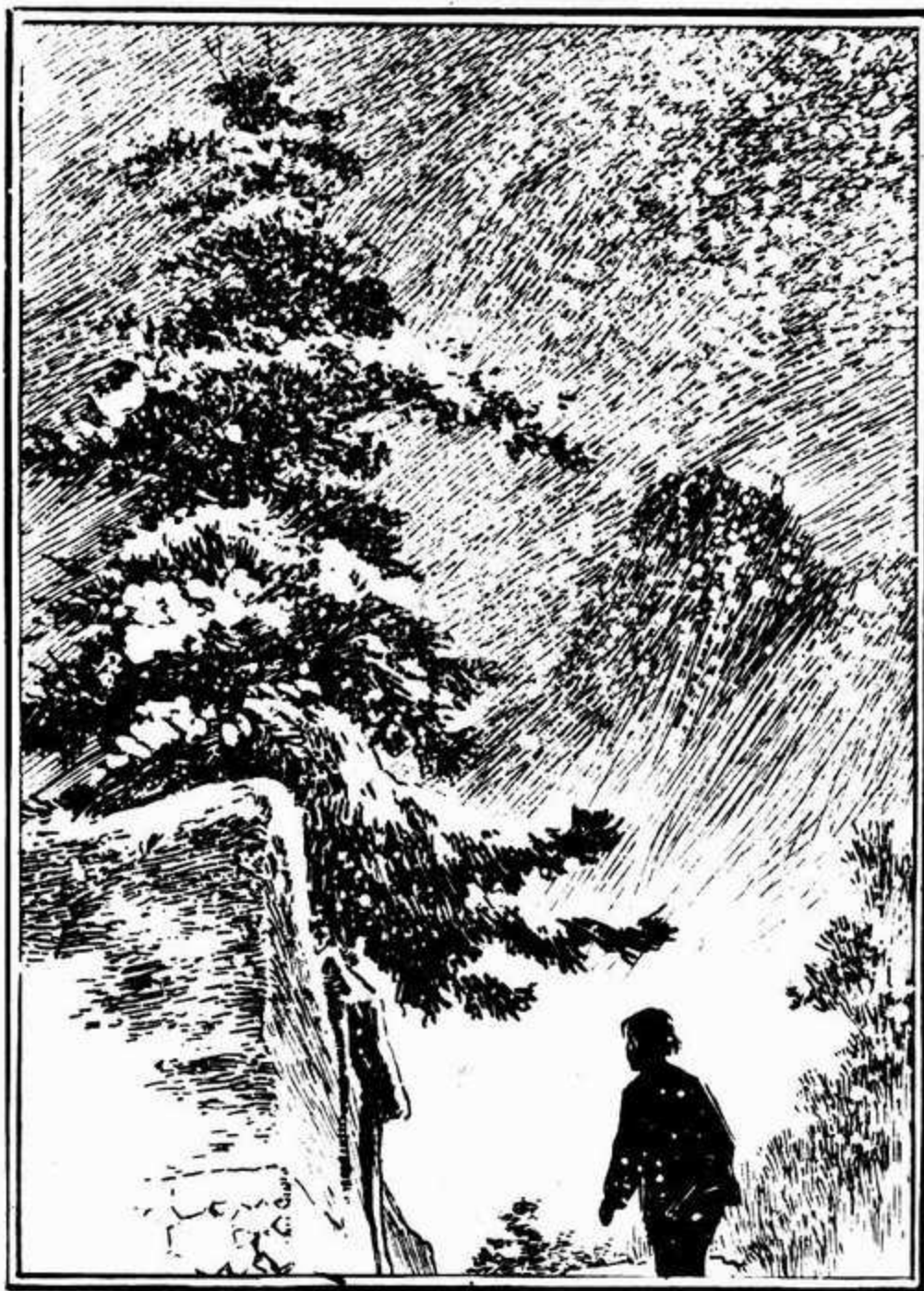


(133) 这时候，风雪更大了。如烟似雾的暴风雪，遮住了村庄的影子，她转回头去，望了望在风雪迷蒙中响着枪声的房屋，心就象掉在了村子里似的，感到十分痛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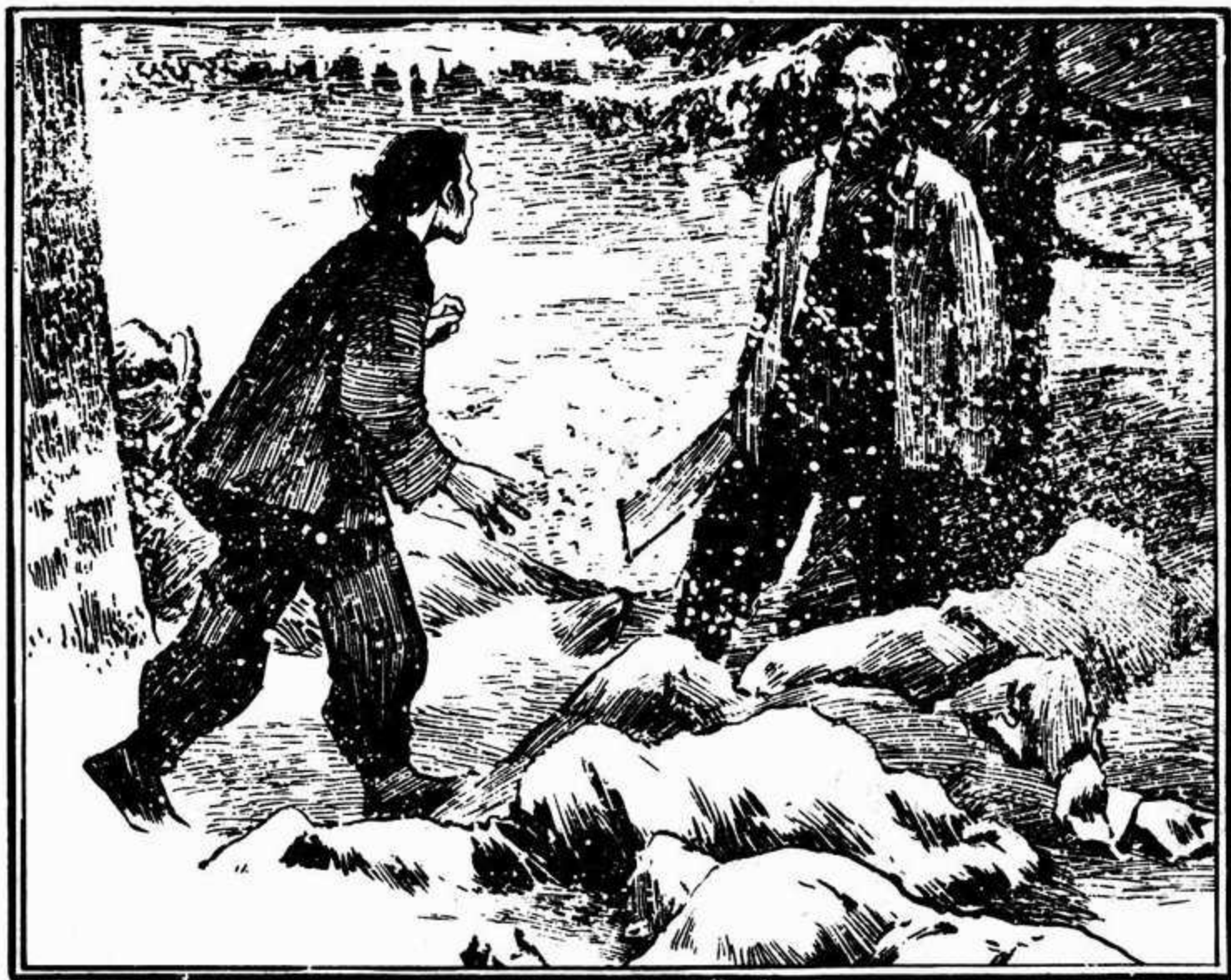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(134) 但是，她狠狠地抹去了眼泪，大踏步地往北走去。当天夜里，她把老王他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，已经无法再回去了。



(135) 第二天早晨，她回到了高坡村，街上静悄悄的，自己家里也是静悄悄的，她望着街门，简直不敢再进去一步。



(136) 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，推开了街门，她呆了。堆满了白雪的院子里，横七竖八躺着几个便衣的死尸，老头子血淋淋地依着老柏树站着，挺胸昂头，威严地瞪着前面。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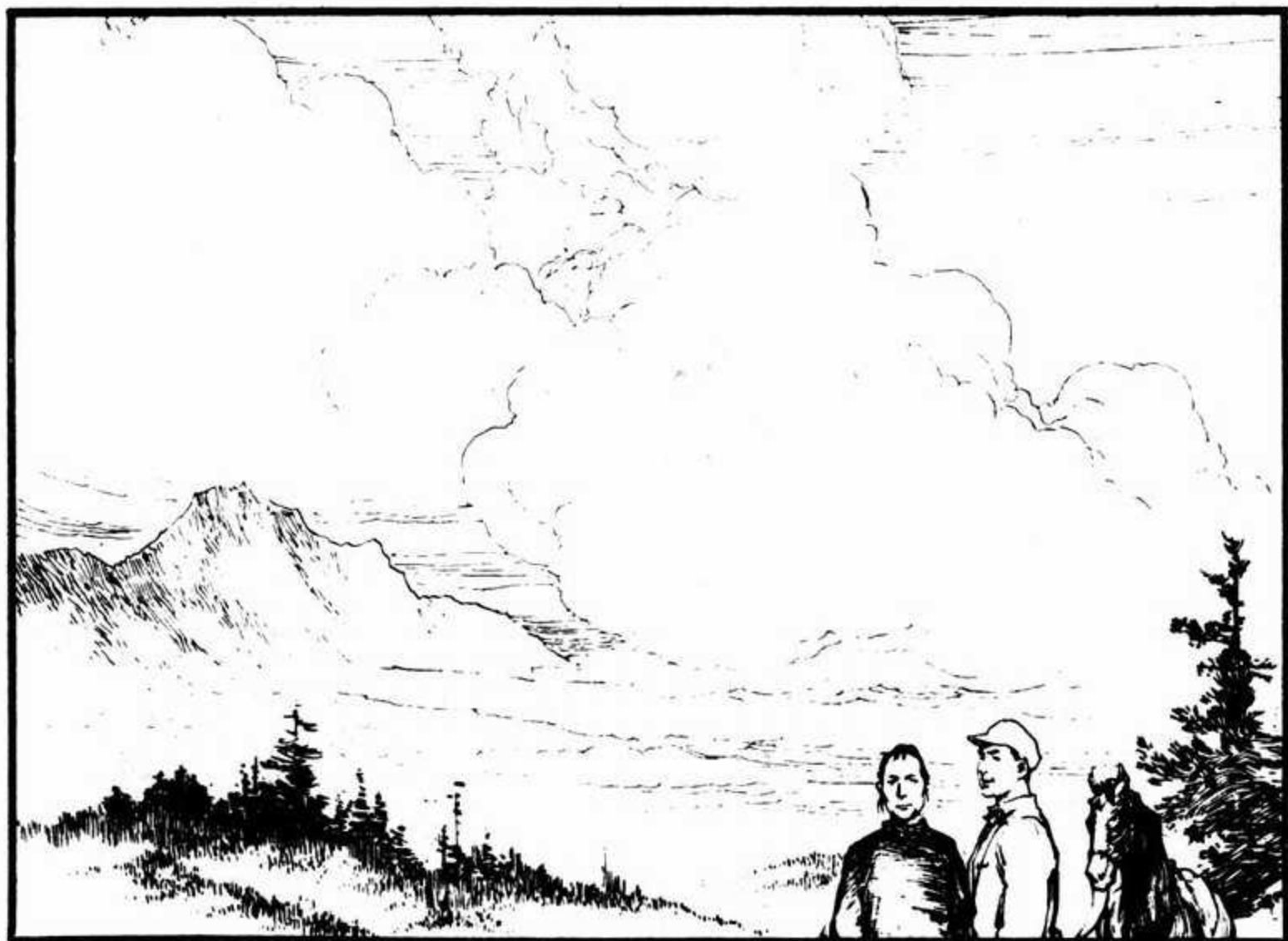


(137) 老妈妈一头扑过去，伸手一摸，老头子象石头似的又冷又硬，他早已死了。身上有十多个枪眼，但他却没有倒下，那英勇的姿势，就象钢铁铸成似的凝固在那里。





(138) 这就是那天老妈妈对我讲叙的情形。在讲叙的时候，她是多么悲痛啊！但是一直到讲完，她并未掉下一滴眼泪。是啊，悲痛对于坚强的人，只能使他更加坚强！



(139) 我要去开会，不能久留。我们走出屋子，屋外是明媚的春光。艳阳、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绿树、碧水、翠草、红花，我立刻从老妈妈讲述的沉痛中，逐渐舒展开来。



(140) 辞别了老妈妈，我跨上马背，让马信步向前。我仿佛觉得：这喧闹灿烂的一切，全都是姜老头那双隐藏在长眉毛下面的炯炯发光的眼神所化成的。



(141) 我呼吸着清香沁人的空气，行走在如花似锦的山路上。深深意识到：一个英雄的肉体可以死去，但他的影响永远不会泯灭，我觉得这周围处处都有姜老头的眼睛在发光。





(142) 它化成了阳光，化成了空气，化成了一切宝贵的颜色和音响，永恒地留存在人世间，孕育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。

## 交通站的故事

原 著	峻	青
改 编	大	鲁
绘 画	华 三	川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48 1/64 印张 2 8/32

1961年1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3次印刷

印数 433,751— 933,750

统一书号：8081·5139

定价：0.17 元